HI, YOUNG MUSIC!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楔 子
-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1）
-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2）
-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3）
-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4）
-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5）
-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6）
-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1）
-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2）
-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3）
-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4）
-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5）
-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6）
-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7）
-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1）
-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2）
-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3）
-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4）
-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5）
-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6）
-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7）

楔子

凌晨，传真机就已¾开始辛勤地工作。

挂在沙发上睡觉的人被吵醒，他随手抓了一件东西丢过去，传真机发出一阵急切的“嘀嘀”声，然后就彻底不响了。

马丁回到公寓时已¾快到中午了，他先去浴室洗掉一身的酒气，然后小心翼翼地绕过快要从沙发上掉下来的睡虫，走到传真机旁，看着卡在机器里的半截纸张，再看看一个空的可乐罐，内心愤Å的小宇宙开始爆发。

“斯未寓，起来！”马丁对快要睡死的人喊道。

可是沙发上的人·了个身，头埋在臂弯内继续睡觉，只露出黑色的头顶。

马丁环臂在客厅里走了一圈，语气貌似轻描µ写地说：“你再不醒，我要跟莎里夫人说，你想帮她养猫了哦！”

“猫”这个字一说出口，沙发上的身躯明显晃动了一下，接着是垂死挣扎地继续睡。

“猫哦。”马丁重复关键字。

“吵死了！”

随着一声极为不耐烦的抱怨，被称为“斯未寓”的人起身，但他仍睡眼惺忪地挂靠在沙发上。这个男生看起来年纪不大，乌黑的头发柔软微卷，目光迷离，俊美的五官因为睡眠中断透出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孩子气，身上白色的睡衣被压得有些褶皱，胸前的扣子随意地散开，白皙的肌肤若隐若现，这样完美的外表足以引起大量女生的尖叫，可惜，拥有这一切的人却似乎完全不自觉。

“你来美国三年了，还对抗不了时差吗？”马丁冷哼，他把鼻梁上的眼镜扶正，坐到斯未寓的旁边，扬了扬手中半截传真纸，说，“阿寓，‘大红大紫’今天已¾开始海选了。”

《大红大紫》是一档由国内最大的电视台KAS联手十六家娱乐公司和优质媒体，合力打造的明星选秀节目，在时下众多参差不齐的选秀节目中，它的含金量是公认最高的。由此节目走出来的都是目前国内最有人气的明星。

“你想让我参加那种小屁孩聚集，穿着连屁股都遮不住的布，站在一堆说着不知所云的鸟话的评委前面，然后被选出一、二、三的那种比赛？”斯未寓伸长双臂搭上沙发的上沿，脸上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一抹不羁的眼神望向马丁——他似乎忘了，以他的年纪也属于那群小屁孩之列，可惜，马丁已¾放弃和他争论这个问题。

一间不算大的公寓客厅，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开始眼神对抗战，半晌，马丁扶着快要被对方的电眼震碎的眼镜，长长叹了口气，说：“阿寓，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莎里夫人让我们夏天加房租，你也知道，现在是金融危机，很多东西的价格都暴涨。”

“还有，你上次那首在网上蹿红的歌曲，就因为你一直不愿以真人露面，给了我们对手四处炒作的机会，现在签约公司说你是因为歌曲剽窃而不敢见人，我怎么解释都是白费，签约的事已¾告吹，但我们租用录音室的费用需要立刻结清。”

从来美国的第一天，他就比Ë都知道现实的残酷，所以他更懂得要怎么面对残酷，只是他身边这位似乎还没有很好地明白。

“说人气的话，斯未寓在美国是零，那个曾¾红到可以拿到大赏的网络歌手Stu007，也因为剽窃事件的关系，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马丁语重心长地按着斯未寓的肩膀，说：“如果回到国内，你可以重新开始，‘大红大紫’会成为你进军国内市场的一个最佳跳板，你有让所有人羡慕的才华，难道你想一辈子过现在这样的生活，被现实逼得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似乎被说到痛处，斯未寓用那双极漂亮的眼睛狠狠地瞪着马丁，内心不断地挣扎，半晌才咬着牙恶狠狠地吐了句：“总之我不想参加那种比赛！”说完，便扯过他脖子上的毛巾，往自己肩上一搭，赌气似的踢开茶几，径直向盥洗室走去，不一会儿，便有哗啦啦的水声从里面传出来。

马丁坐在沙发上，得意地扯着嘴角不停向上扬，看着这个自己陪伴长大的少年，曾¾被他的才华感动，但也被他的臭脾气弄得体无完肤，而现在，他已¾完全能抓住他的弱点，也知道怎么对付他那该死的臭脾气。他边想边伸手捞过电话，熟悉地按了一长串的号码。

“嗯，丽丽，订两张明天飞中国Dimo市的机票，呃，单程。还有，帮我看看有没有便宜耐用的助理¡¡”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1）

1

“勇气的翅膀，

在蓝天中展开飞翔。

来吧，

这是心灵的舞台，

来吧，

这是梦想的战场”

¡¡

悦耳的合声，流淌着飞扬跋扈的青春与蓬勃激昂的朝气。

蓝天白云，清冽的溪边，一群身穿白衣的短发少女哼着山野般空灵的歌声，或坐或站，或者抱着吉他熟练地弹着。如絮的白云衬托出浩瀚晴空的通透，映照在潺潺流水中，水天相接的一线，这些怀抱着明星梦想的少女们似飞舞的精灵，踩在旋律优美的五线谱上追逐着个性的绽放，如此唯美和谐。在主题曲快要结束的时候，歌声戛然而止，»面陡然转换。从绿意盎然的山林到喧闹繁华的都市，顶着庞克风格烟熏妆的少年在跑酷，他们那呼啸穿行的帅气时尚，那散发出摇滚气息的叛逆不羁，与接下来的»面中，在安静的舞蹈教室里如天鹅般踮着小巧的脚尖跳芭蕾舞的女生们，形成动与静的强烈对比。

仿佛是一阵风吹来的声音——轻快的短笛声、优雅的小提琴、摇滚的架子鼓、火热的电吉他，这些被古典乐器和流行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明明全然不搭调，却又契合无比地糅合在一起，悠扬动听地沁润着人们的耳膜。

深深地沉浸在这样的优美曲调中，还来不及细细体会，突然所有的»面开始急速地倒退，像是坏掉的电视机发出“滋滋”的

噪音和干扰的波纹，但仅仅是几秒的停歇，»面又清晰无比。

那些在»面中曾¾出现过的甜美少女和帅气男生，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极具哥特式唯美诡异»面感的背景下，手À手穿越阴霾的通道奔向光明，如飞翔般跳入那光亮之门。

当他们奔至通道的尽头时，希望的»卷豁然展开。前方是成功的曙光，脚下是最华丽光鲜的舞台，观众席极度沸腾，欢呼呐喊声一阵盖过一阵，掌声雷动。舞台上空，绚丽夺目的美丽烟火在漆黑的夜幕上熊熊燃烧成了四个字——“大红大紫”。

位于Dimo市中心的巨大墙体广告屏里正播放着的，是由国内最大的电视台KAS联手十六家娱乐公司和优质媒体合力打造的明星选秀节目——《大红大紫》的宣传广告片。

这个节目相较时下众多参差不齐的选秀节目，含金量毋庸置疑是最高的。由此节目走出来的选手目前都成了国内最有人气的明星，如双白金唱片甜歌小天后艾灵，她是第三届的总冠军；而上届的亚军萧维前不久拿过影帝大奖，如今正准备进军国外影视圈¡¡

“KAS《大红大紫》，华丽造星计划。说不定，下一个超级巨星就是你哦！”

人挤人的公交车上，一个瘦小的、剪着短短的男发但事实上是女生的人，被拎着菜篮子的胖大婶用屁股一拱，巴掌大的小脸“吧唧”一下就贴到了车窗玻璃上，整个身子也像壁虎般紧紧地趴着车壁，只用左脚的足尖颤巍巍地支撑着，被挤得快要变形的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对面让人无法忽视的墙体广告。

屏幕中，当红少女偶像艾灵甜美无比地指向前方，似乎就是指中了自己一般，方星辽咧着嘴傻傻地笑着，随后又“哈哈哈哈”地笑开了。

明星？她吗?

这还真是全天下最最好玩的笑话了。

比起做着当明星的白日梦，还是早点赶到机场去比较好。如果能抢到大明星艾灵的签名，她就可以在网拍上卖好几百，又狠狠地赚上一笔了。

车厢里一下子空了许多，方星辽得以占得一席之地。她整理了一下被挤得皱巴巴的运动T恤，一个人傻傻地自顾自笑着，嘿嘿，钱啊！你们的主人来了！

从纽约飞往中国Dimo市的飞机在空中平稳地飞行。

“请问还有多长时间到Dimo市？”一个中年女子问空姐。

“这位女士，再过半小时，飞机就降落了。”

坐在前几排靠着走道座位上，穿得西装革履的男子放下手中的报纸，微闭着眼，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刚刚看的那一版面的内容，满版都是KAS宣传《大红大紫》的内容，赛制流程和评委阵容都介绍得相当详细。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转眼看向自己身边戴着眼罩睡觉的男生。

一眼望去，男生头向一旁歪侧，柔软的黑发完全没型地散在额头上，由于飞机上座位之间的空隙很狭Õ，男生一双修长的腿不能自在地伸展，只好极力弯曲着。这种难受、不正的睡姿直接影响了他的睡眠质量，即使不耐烦的眼睛藏在眼罩下面，但紧抿的唇线也表露出了这个讨厌猫咪、讨厌辣椒、讨厌交际却爱死睡觉的男生，正暴躁地跟糟糕的睡眠环境对抗，坚持与周公下完一盘完整的棋局。

看来，不到Dimo市，斯未寓这家伙是不会醒的。在飞机上的十六个小时，他只有吃和À的时间是醒着的，真是不辱他“睡神”的外?。

马丁扶着眼镜在心里暗骂斯未寓的嗜睡，他将报纸折叠好，放进座位的后袋，解开安全带，起身去洗手间。

正走着，他的身体忽地抽晃了一下，就向身边的座位摔了下去，正好扑到旁边座位上小憩中的女客身上。

“啊——”对方惊呼着，像遇上了飞机失事般惊恐地醒来，害怕得手直哆嗦。

他赶忙撑着座位起身，直立地站好，嘴角不¾意间扬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只是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那名女客身上。她戴着鸭舌帽，一副大大的蛤蟆镜遮住了她漂亮的双眼，墨镜下大口罩的行头，使得她像极了被通缉、同时又弭患了传染病的罪犯。

“Sorry，I"ve got airsickness.”马丁仿佛长年生活在国外的华人一般，脱口而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她抬了抬手，恢复之前的平静，同时示意四五个在马丁视野之外的彪形大汉坐回各自的座位。

充满歉意地向她点了点头，马丁才转身离开。关上洗手间的门，马丁半倚着面盆池的边沿，笑眯眯地摊开手掌，一枚镶嵌紫水晶的精致胸针，在他的掌心中闪动着晶莹剔透的光泽。

“米夏洛2010年即将上市的新品，全球限量发行十三枚的胸针¡¡不晓得弄丢它的人，会不会伤心地哭鼻子？”马丁摇头轻笑着。

走出洗手间，他将胸针递给一位从他身旁¾过的空乘员：“这是我在通道上捡的，也许是某位客人丢的吧。”

“先代表失主向您表示感谢，我现在就去广播一下这件事。”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2）

“先代表失主向您表示感谢，我现在就去广播一下这件事。”

饶有兴趣地看着美丽空乘的好身材，马丁在心里吹了一个口哨，微笑着准备走回自己的座位，却突然被人拦住。

“交出来吧，那枚水晶胸针。”坐在刚才那位女客身边的中年女子不客气地说道，而她身后，还站着四五个强壮的黑衣大汉。

“What？”马丁抱胸，一脸无辜地用英文反问。

“不要装糊涂，刚刚只有你接近Liza小姐了，然后她的胸针就不见了。如果交出来，我们不会惊动警方。”

“How can I give you the thing that I don’t have?”

“请不要逼我们对你不敬。”

马丁皱了皱眉，看对方一副要架着他搜身的架势，突然双手高高抬起，笑眯眯地用中文流利地说道：“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可以向法庭起诉这位Liza小姐诽谤罪吗？”

中年女子闻言，眼色一凛，紧紧地咬着牙，半天不做声。

倒是被捂得严严实实的Liza，突然开口说道：“敏姐，应该不是他，我还去过两次洗手间，可能掉在通道上了，通知空乘帮我找一下吧，别难为这位先生了。”

“Liza！”中年女子不满地低喊着，连肩膀都撑起来了。

马丁微笑着，双手插进裤袋里，冲Liza眨眼一笑。

这时，机舱内的失物广播响起，播报着一则失物认领启事。那个中年女子侧耳倾听，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红，眼神闪烁着，有些刻意地错开马丁的眼神，向Liza低声道：“我先去把东西取回来。”

Liza点点头，在中年女子走开后，向马丁抱歉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又不是你的错，小傻瓜。”马丁笑了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而此时，某人已¾跟周公下完棋，并且完整地看完了马丁的整场表演。

“哇哦，公主还没亲，睡王子就醒啦？”马丁打趣地说道。

斯未寓漂亮的眉头一拧，冷眼看着他，说：“有人说过再不会偷东西了。”

马丁双手向外一摊，嬉皮笑脸地说：“所以我还回去了啊。”

睡眠不良和坏心情让斯未寓的情绪很不好，他瞪着马丁那张总是露出白面狐狸般狡猾的脸庞，就回想起自己是被算计回国的事实。

他根本就懒得搭理这种无聊的选秀比赛，可从那一天起，马丁就开始成天没完没了地跟他唠叨——

“阿寓，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莎里夫人让我们夏天加房租，你也知道，现在是金融危机，很多东西的价格都暴涨。”

“阿寓，你那么辛苦才成为网络红人歌手Stu007，可是却因为那个剽窃事件沉寂了，所有签约的事泡汤不说，我们还欠了很多钱，到现在，当时租用录音室的费用还未结清。”

“阿寓，说人气的话，斯未寓在纽约是零，但是在国内你可以重新开始，那个姓上叫帝的人不是常说，关上一扇门必然会打开一扇窗吗？所以，现在我们就去跳窗户吧！”

“阿寓，说到底，你是因为讨厌跟人接触，还是害怕大张旗鼓地回国，输给一群你眼中的小屁孩？”

“阿寓，你不跟我回国的话，我就帮莎里夫人养猫，还有卖你的裸照还债了啊！”

¡¡

最后，斯未寓终究屈服在马丁的唐僧念下，虽然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回国参赛。

在他心里，虽然马丁这个家伙有很多欠扁的坏习惯，但他确实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的兄长，是他的朋友，现在还多了一层¾纪人的关系。

马丁呶呶嘴，对斯未寓的冷面早就习惯了。其实一上飞机，他就注意到Liza的水晶胸针了，那个限量款春季日才会在纽约上市，不过听说米夏洛新品代言人艾灵有一枚¡¡

“捂得再怎么严密，却戴着标志性饰物，这个Liza，我想假扮认不出她是大明星艾灵都不行。”马丁假惺惺地叹了口气。

既然他们此行是为了回国参加KAS的选秀比赛，那么先跟同样是选秀出身的人气女星走得近一点，总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斯未寓暗忖良久，才缓缓地吐了一句：“马丁，你答应过我不用下三滥的手段，我才回国的。”

“Ok．Ok。接下来我会注意使用有格调的手段，未来的大明星，再睡一会儿吧，很快就要开始人生的新旅程了哦。”马丁表情夸张地眯着眼说道。

“神¾！”斯未寓µµ地骂了一句，À上眼罩，继续睡觉。

马丁静静地盯着他，脸上嬉闹的笑容µµ隐去，嘴角勾勒出一抹邪佞得有点残酷的诡异笑容。

2

七月的Dimo市，烈日毫不留情地炙烤着每一寸土地。热烫的地表干燥得裂开成一条条深壑，濒临燃烧的界点让急速驰骋的汽车如失控的野兽，嘶哑地呼啸着。就算空调温度开得再低，都无法使人们安宁地睡上一觉。

只?机场的气氛却比天气还要燥热。红地毯一路铺到了机场门口，两旁都是乌压压的人头和摄像机，全身包裹得比阿À伯妇女还严实的Liza，摘掉帽子、眼镜和口罩后，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俏皮清纯的栗色短发，甜美的少女面容，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明星范儿，不愧是超级人气王。

一阵闪光灯狂闪，她的那些粉丝黑压压的一片，在机场里欢呼呐喊，人头攒动，你挤我我挤你地朝前涌动，机场的保全人员不得不全

部出动来维持秩序。

方星辽赶到的时候，艾灵已¾被粉丝团团围住。那不是一个人的移动，而是一群人的移动，让人不由自主地赞叹其声势浩大。她用细瘦的肩膀往人堆里挤，但强大的肉盾却将所有的缝隙都挡住，就算她把自个儿压扁了也塞不进去。

见此情形，方星辽心一横，索性后退了几步，远远地借势往前冲，撑住一个人的肩就往上跳，类似于玩跳人马的那种游戏。虽然在人群的外围没有突破口，但人群里人与人的站位之间却是有空隙的。

于是，便有一道奇异的景观出现——

远观攒动的人堆里，有一颗人头，像弹性超好的乒乓球一般，不停地跳起来，沉下去，又跳起来，再沉下去。乒乓头挤到被粉丝团团簇拥得寸步难行的明星艾灵身边，不一会儿的工夫，又随着移动的人流，被挤了出来。但是，那颗乒乓头却异常强悍地又用相同的方法跳着挤了进去，靠近艾灵身边不久又被挤出来，如此周而复始，百折不挠。

“艾灵，我很喜欢你，帮我签名吧！”

方星辽拔开自带的蓝色荧光笔，À着T恤的衣角，嚷嚷着向艾灵喊着。事实上，她已¾冲起来五次，签了三次名，落得满背都是签名，只不过被粉丝簇拥的艾灵，根本分不清Ë是Ë，几乎是Ë的笔晃在她的手边，就帮Ë签了名。

艾灵分不清，但她身边的那一团最忠实的核心粉丝，却早已盯着方星辽后背上那三个蓝莹莹的签名，几个人鼓动着，七手八脚地揪着方星辽的衣角，将其往人群外面推。

“妈妈呀！”被用力挤推出来的人一屁股坐到地上，痛得龇牙咧嘴，右手撞在坚硬的物体上，阵阵发酸。她甩啊甩啊，想缓解缓解不适感，却不想突然被人擒住。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3）

她下意识地抬头，看见一位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的高个男生。虽然戴着茶色的墨镜，但似乎完全遮挡不住那股天生的闪耀气质，此刻的他正单手插着裤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虽然隔着一层镜片，但那股低气压仍然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个了冷颤。

“你¡¡干的好事！”斯未寓冷绷的声音，从抿成细线的唇里吐出来。

说话的同时，他提起地上的黑色背囊，在右下角，有一块，不，应该是一大团的蓝色印渍，仅是目测，便能从颜色判断出那团污渍是出自方星辽的签名笔。

不过是弄脏了一块，这位仁兄不用摆出这副杀人脸吧。方星辽一边挣扎着，一边吭吭巴巴地低嚷着：“松，松手啦！帮¡¡帮，帮你洗掉好啦！”

斯未寓的眼瞳一缩，索性改抓为提，把她整个人从地板上À起来，修长的手臂从她的后颈处猛地勒住，再像蛇般一点一点缠紧，他的嘴唇似乎是紧紧地贴上她的耳廓，突如其来的炽热感让人不禁颤栗。

“如果洗不掉，我就要在你的脸上»出一模一样的图案。”他恶狠狠地说。

潮热湿腻的浴室里，穿着红心T恤的方星辽，身体有些疲软地向浴缸的边沿靠去，汗液溢出她的毛孔，有些自然卷的发角亲密地贴着白皙细嫩的肌肤。她向环臂半倚在门边的男生伸出手，后者慢慢向她走来，幽深的眼瞳中充满了不屑¡¡

“还有一点洗不掉。”方星辽有些抓狂地挠了挠后脑，满手的肥皂泡沾了一脑袋。

斯未寓沉默地伸出一根手指挑着背带，长臂从金属架上À了条干净的白毛巾，在背包上那块蓝渍上揩了揩，又揩

了揩，两道漂亮的眉毛越拧越紧。

方星辽偷偷耸鼻子，这个男生，一定是有很严重的洁癖。

此时，斯未寓已¾蹲了下来，他单膝跪在地上，执着地沾着洁净剂继续擦拭着那块蓝色，白色的袖口好几次有惊无险地从水面上划过。她有点看不下去了，也没征求本人同意，就伸手À住他的衣袖，快速地向上折卷。

斯未寓专注于清洁背包，没想到她会伸手过来卷他的袖子，本能地一抬手，沾着洁净剂的毛巾擦过方星辽的眼睛。

“嗷”的一声痛呼！

“你什么人啊！有被害妄想症吧！”她不过好心想帮他卷袖子，他就用洁净剂抹她的眼睛，是想弄瞎她吗?

斯未寓的脸上露出显而易见的烦躁：“我只是¡¡Ë要你多事啊。”他把毛巾往面盆里一扔，转身就往外走，但身后的鬼哭狼嚎却扰得他更加心烦。

咬着牙，他忿忿地折回去，拎着坐在地上的人，丢进浴缸里，拧开冷水开关，抓着莲蓬头对她的眼睛一阵乱喷。

用冷水冲到她可以正常地睁开眼时，斯未寓便把莲蓬头扔掉，它撞到浴缸的边缘，砰砰作响。

“大混蛋！”方星辽紧抓着莲蓬头就往斯未寓的头上敲去。

斯未寓一手护着头，一手抢夺着莲蓬头。方星辽也毫不示弱，将水悉数喷洒到他身上，敲得也更加用力了。

就在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马丁很礼貌地敲了敲门：“很抱歉，打扰到两位小朋友的鸳鸯戏水了吗？”

“拜托？！Ë跟Ë戏水。”

“马丁，给我垃圾袋，我要把这个怪物扔出去。”

¡¡

马丁清着嗓子，他刚刚很“不小心”地·看了方星辽的小腰包，里面只有一份皱巴巴的简历和一个不起眼的钱包。如果不是看到

身份证上赫然写着性别为“女”，那么他是打死也不信这个叫方星辽的不是男生。

“阿寓，对女生别太粗暴。”马丁善意地提醒。

闻言，斯未寓像是被电打了一下似的，脱口而出：“怎么可能？她连胸都没有！”

什，什么？

胸？说她没胸！！

虽然这是事实不假，但直接说出来是不是太欠扁了！她，几年的长È可不是练假的啊！抡手就是一È，直接招呼上斯未寓的肚子。

一阵乒乒乓乓，咚咚锵锵。

斯未寓捂着左眼，按着胃，一瘸一拐，气急败坏地吼道：“滚！”

马丁的声音却适时地插入两人之间：“算了，阿寓，我们还缺一个便宜的助理。”

“我不准！！”

“我不做！！”

话音落下，他们面面相觑，又忿忿然地各自别开脸。

方星辽在心里发誓，纵然被千刀万剐，受尽折磨，她也宁死不屈，坚决不当冷山洁癖男和白面狐狸男的小奴才。

决不！

苦艾酒吧一向是夜行生物聚集的颓废之地，也是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隐蔽之所。

马丁推门而入，黑凝的眼瞳四下环视，最后锁在吧台上独自坐着喝酒的长发男子身上。随便叫了一±酒，他端着高脚±坐到他身旁，一饮而尽火辣辣的酒液：“好久不见了，高也。”

被称为高也的人，µµ地瞄了马丁一眼，他的左眼上有一个骇人的刀疤，从额头劈过眼睛下方与鼻翼平行的位置。

“在这里都能遇上混蛋，真是没太平日子过了！”高也把±子里的酒一口喝完，就要走，突然被人一把À住。

“你只够钱喝这种酒吗？”马丁拿着高也的酒±，在昏黄的灯光下晃动±中深褐色的酒液，“高也，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改改你喝酒的品位吧。”

高也眼神一凛，愣了片刻，道：“什么机会？”

马丁没有立刻回答，他示意吧生往两个空±中加满酒，等到高也重新坐下，才慢慢地开口：“帮我制造一场车祸，我不需要有任何人受伤，你的车技我信得过。办好事之后，你带着钱去新加坡吧，我听人说在那边见到嫂子和小奇¡¡”说完，他把一张支票摊放在台子上，手指轻轻地敲着台面。

高也咬着牙，粗壮的脖颈上一根根鼓胀的青筋爆着，他抢过马丁的酒一饮而尽，忿忿地说了句：“你好样的，这么多年还是个人渣。”

抓过那张支票，看也不看就往上衣口袋里塞去，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冲出酒吧。

马丁抿了一口高也的酒。

“酒真次。”他µµ地低语。

……

第二天，《大红大紫》海选报名处，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商务车里。

“¡¡不同于别的选秀节目，《大红大紫》的评选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气。不论是歌艺或是表演，只要能拥有足够的人气，就能进入十强的电视转播赛。十强之后，表面依旧是人气护航，但电视台为了考虑节目的收视率和比赛的紧张感，会从侧面干涉赛程，所以会选择较好控制的评委团和媒体人，其中不乏业界闻名的毒舌评审，现在的观众喜欢火药味。”马丁停顿了一下说，“十强电视转播赛耗时两个月，但在那之前，还有为期三个月的百强赛和强

强赛，百强赛是全淘Ì赛，而强强赛为人气反淘Ì赛，总之，十强赛之前先急速累积人气吧。”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4）

马丁合上资料本，扶着眼镜架，笑眯眯地看着坐在对面耷À着脑袋的短发女生，然后用资料本重重地敲打着她的脑袋。

“这个团队里，有一个睡神就已¾足够了，好吗？”他对惊醒的方星辽说，同时用嘴呶了呶旁边座位上那个正在睡觉的人。

方星辽无语地咒骂着，若不是马丁以殴打未来明星罪和赔偿限量背包的六万八为要挟，她才不会傻兮兮地给讨厌的人打工，而且，她是打白工！

还要打五个月的时间？！五个月，有一百五十多天，她就算是出去打散工，一天赚四十，也有六千多的银子进账啊。

“你哀怨得差不多就行了。”马丁从资料本里抽出报名表递给她，吩咐道，“去，把这个表交了。”

“不是要本人交报名表吗？”方星辽看了一眼车窗外。马路对面那个排成长龙一样的报名队伍，散发着蒸笼一样的热气，光是看着，都让她的毛孔出了一层细汗。

“可以他人代交，去吧。”马丁半推搡着，硬是把她挤下了车。

方星辽冲着车窗À着眼皮，做个了鬼脸，然后像蜗牛一样慢吞吞地过马路，走快了也没用，那长龙般的队伍，没有三个小时是排不到她的。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马丁快速地拨了个号码，冲着电话的另一端，µµ地说了句：“做事。”放下手机，他眼神渐渐黯µ下去。

“做什么事？”斯未寓醒了，浅灰的休闲衬衫上系着细长的领带，略长的头发睡得有些蓬乱，懒懒地缩在领口里，他倚着车座椅的靠背，脸上还是一副要醒不醒的模样，深邃的黑瞳泛着疑惑之色。

马丁摇头，脸上浮起的笑容却更加加深了斯未寓心中的不安。

他早就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突然之间说要雇助理？马丁一直就知道他不喜欢跟生人打交道，在纽约时，他们也没有另外聘助理。

难道……

斯未寓的眼神猛地缩紧，快速转向车窗外某个瘦小的背影身上。

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跑车，正缓缓地从转角拐入，它的速度很慢，像极了为接近猎物而放慢脚步的野兽，慢慢地，极慢地¡¡

突然，它马达全开，呼啸着冲向前方，笔直地向正走在马路中间的方星辽撞去……

3

感受到危险的气息，眼看着一辆黑色跑车迅疾地冲向自己，方星辽的脸像霍氏帕金É症患者一样抽搐个不停，双腿就像被地缚灵给紧紧抱住一般，完全动弹不得！她紧紧地闭着眼睛，拼命地使用念力，狂喊着："让我飞天吧，让我飞天吧！"

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如巨石般，从侧面向她冲击而来，她的身体明显地向一边弹开，似乎跟什么忽软忽硬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在地上·了几个滚。

全身上下都像散架了一般的痛，这让她一时有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使用念力成功还是被车给撞散了？

"你是死了，还是昏了？"有个熟悉而又欠揍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她的脸上。

她连忙把眼睛睁大，看见斯未寓那张放大了几倍的俊脸，终于可以确定自己还是活着的，心跳瞬时恢复了正常。

车祸瞬间就惊动了在报名处的记者，不知从哪里传出，救人者是本届《大红大紫》的参赛选手。不一会儿，便有四五家媒体的记者涌入人群，相机的闪光灯、晃动的镜头和黑色的麦克一股脑对准了两个人。

马丁靠车而立，看着被人群簇拥的斯未寓，慢条斯理地接起一直响个不停的电话——

“马丁！那个男的突然冲出来救人是你安排的？”

“是。”

“你没说！我差点撞到他。”

“不说才逼真嘛，你的车技我信得过¡¡”

“人渣！”高也Å骂着挂断电话。

被人骂着挂电话，马丁脸色一丝一毫的Å色也没有，因为这一切都完完全全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中。

他安排高也撞方星辽，然后引斯未寓去当英雄救人。KAS的海选自然有许多媒体在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新闻。比起默默无闻地在海选里摸爬滚打，辛苦地冲到十强电视转播赛的做法，跟人气明星套套交情，塑造积极正面的英雄形象，对需要大量人气才能走到最后的比赛更加有利。

人气这种东西，可不是光有才华就有获得，它需要高超的技巧。

递个报名表还能出车祸?

还真是命衰不能怪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

方星辽一大早便进庙里拜拜，添了点香火，听了些佛谒，想祛祛身上的晦气。

离庙门不远处的小卖部里挂着昨天下午的报纸，娱乐版里铺天盖地全是KAS《大红大紫》的宣传广告，她感叹着这阵选秀风都已¾吹到冷僻的郊外了。

除了宣传广告，还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说昨天斯未寓救人的事迹，不知是哪位?社的大哥，照相技巧独特极了，把斯未寓拍得俊美无比，把她照得无比渺小，而新闻的标题更是肉麻耸动——“KAS海选惊魂未定，海归少年英勇救弱”。

回到市区，方星辽没有立刻到斯未寓的住处报到，而是遛个弯去了姨父的面店。

父亲远在恩川，方星辽在Dimo市只有姨夫这一家三口的亲戚。之前上夜校时，她白天就在姨夫的面店里打工。好不容易混到大专毕业，却被应聘方嫌弃不是正规大学毕业。

¾过一番思考，她觉得一月兼三份以上的职，比一份普通工作的进账更多，便放弃写字楼的稳定工作，当起了打工达人。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5）

说到底，她只是想趁着年轻多赚点钱，然后到恩川开个小店，给父亲养老。

一进门，方星辽就被热情的姨妈À着念叨了半天，不一会儿，听到动静的姨父也跑出来，对她憨憨地一笑，也没说什么，掉个头进厨房，片刻之后就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

手擀的面较粗，口感有嚼劲又有质感，鲜香的汤头，配上清甜爽口的瘦肉和蔬菜，一口下肚，便有暖烘烘的热气从胃里往上腾。

在面店里待到中午上客时分，方星辽收到马丁的电话呼叫，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当然，她不会忘记从店里带走两人份的“豪华午餐”，就算她做白工，但总可以帮姨父的面店À一À生意吧。

出租车在斯未寓的公寓前停下，方星辽提着两个食品袋走进大厅等电梯。

两部电梯全都是下降。“唰——”左边的电梯门开了，面如冰霜的男生背着黑色的背囊大步从电梯里走出来，在看到方星辽后，俊美的黑色眼瞳不由一愣，怔怔地出声：“你真的要参加？”

方星辽张大了嘴，还没反应过来斯未寓那句问话的含义，就听“唰”的一声，右边的电梯门也开了，马丁急冲冲地出来，双眼根本没有看到别人，只是一下锁定了斯未寓。

“不要闹个性！”

“我说过，你做了出格的事，我就立刻回纽约。”

“她死了吗？瘸了吗？高也曾¾是很棒的车手，他不会失误的，而且，还有我。”

“对你来说，只有死了或瘸了才会有损失吗？你的眼里从来都不会有‘意外’这两个字吗？车手就不会出事故吗？”

“斯未寓是个会在根本没发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的人吗？还是你根本就是在气我连你也Æ了！你不想成功了吗？！”

“我不相信所有事情都要用手段。光明的、正直的、真心的人就不能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了吗？”

“不能将正直坚持到底的话，从一开始就该把你那该死的道德观扼杀掉！你忘记之前遇到的事了吗？那不是偶然，那就是真实的世界，你要生存、要成功，就要有手段！”

“没有你的手段，我一样也可以！”

“你再说一遍！”

“我说，没有你马丁的手段、你的造势、你的炒作，我一样可以成功！”

¡¡

这，这两个人在吵什么？

方星辽明明就站在战圈内，却被两个男人忽视。她尴尬地清了清嗓子，用手肘撞了撞离她最近的斯未寓，低声问道：“你们在吵架？”

没想到他却一把将她À到身前，粗嘎的声音擦过她敏感的耳膜，向马丁冲去：“你面前的人，安排了那天的车祸，你现在告诉他，你差点被撞死有何感想！”

“车祸？”她张大了嘴忡愣地看着马丁，感觉到一丝虚脱，嗫嚅地说，“真的吗？”

马丁咬了咬牙，脸上露出一丝惊讶，随便又沉了下去，道：“不过你还没死¡¡”

话还没说完，方星辽起手就扔了一个袋子过去，面袋砸在他的白色衬衫上，漏出褐色的肉Ö、黄亮的油光，还有西兰花菜和面条正一团团地从他的衣服上往下掉。

看着那有些恶心的一幕，方星辽只恨自己贪图方便买了冷面，如果带来热汤面和辣椒酱就好了！

“你说我殴打未来明星的事，我忍了！你说让我肉偿六万八的事，我也忍了！我这么天真、善良、纯真、可爱¡¡与世无争的一小女子，你用车撞我？！”

“我有¡¡”马丁上前一步想辩解，但看着方星辽一脸夜叉状的Å态，便心有余悸地停下脚步。

“你有什么都不成！我¡¡我要告你，我有证人，证人是斯¡¡”她回过头，却发现“证人”已¾背着包径自向外走了。

她焦急地喊了一嗓子，他顿了顿，却没有回头。

这时，马丁突然笑了，对着方星辽，悠悠地开口说：“中文名方星辽，英文名Miya，身份证号×××××，对吧？我已¾帮你报名参加了《大红大紫》的比赛，并且——已¾收到了他们的参赛通知书。”

“什，什么？”这是哪跟哪？她不是正说着要告他的事吗？这个人脑袋坏了吗？突然讲到比赛的事，而且还擅自帮她报名参加！

方星辽赶紧回头，却看见马丁的眼神越过她，直直地盯住斯未寓的背影，大声说道：“没有你也没关系，我会让你看到，不管是怎样三流的门外汉，只要使用合理有效的手腕，就能让她成为明星！”

斯未寓的后背明显僵硬了一下，那只垂在身侧的手缓缓地握紧，微微颤抖，由于攥得太紧，每个指节变得惨白无比。

“方星辽，参加比赛，我发誓你不但可以进十强，进三强，而且也可以成?冠军。”马丁对着她说，眼睛却笔直地看向斯未寓，用一向极为挑衅的语气道，“无人能比、独一无二的冠军。”

第一章 骗局，华丽与硝烟（6）

斯未寓终于转身了，他大步走了过来，将方星辽的身子往后一拖，忿忿地说：“你别À她下水。”

“怎么，你怕了?怕自己会输给门外汉？！”

“马丁！”

“方星辽，回答我，当明星，还是一辈子当累死人的打工小妹？你只有这一次机会，回答我！”

当明星，还是一辈子当累死人的打工小妹?

马丁的话无疑像一把巨锤，在她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她张口便想答应，但在看到马丁那张如同狐狸般的脸后，硬是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眼神，充满了邪佞、隐Å和算计，好像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深不见底，因此也就越发的残酷。

她想到车祸的事情，无法想象自己跟一个凡事不择手段的人，要如何相处，甚至言听计从。

她的犹豫不决，让斯未寓误以为她想答应，于是他有些Å不可遏地抓起她的手腕，恶狠狠地威胁道：“方星辽，别妄想拿冠军，我一定会把你踢滚蛋！”

“滚蛋！？”这家伙是在跟Ë说话，居然用这种恶劣的语气，还抓她的手腕，她好歹练了五年长È好吧！

她用力把他的手扭·过来，再猛地推开，不客气地说了句：“我，就参加了！怎么样？你咬我啊？我不但要参加，我还要进十强，进三强，我还要拿冠军。”

马丁听了她的话，笑得一脸得意。哪知，方星辽大手向他一指，用力地拍着胸脯，高声说：“你也不要得意，我不要你帮忙！我，方星辽，要靠自己的力量，参加比赛！”

大红大紫——方星辽来了！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1）

《大红大紫》的赛制，在通过报名审核后，将进行维持两个月的百强赛。以组为单位进行比拼，用淘Ì赛的方法选出全国一百强，而随后则有为期一个月的人气反淘Ì的强强赛，再选出全国十强。十强为电视直播赛事，每周日晚播出，每期淘Ì一名选手，用时两个多月。

所以，所有的比赛从海报到冠军决赛，共用时五个多月的时间。

KAS为了方便选手，为国外或不方便住宿的选手在电视台附近租用了集体宿舍，安排了近十分之三的选手入住。斯未寓跟马丁·了脸，方星辽想省房租费，所以两人都住进了宿舍，只不过，虽然KAS不是安排所有选手入住，却霸道地要求所有入住选手，不得随意离开电视台。

百强赛的组淘Ì赛就像筛豆子一样，而且是用网洞巨大的筛子。

各赛区的选手每天抽签分组PK，四十人一组，每轮比赛挂尾的五组里，评委分最高的5位和人气最高的10位暂时保留，余下185位选手全部淘Ì。

虽然按照规定，每位选手有五分钟的表演时间，但评委席旁边的淘Ì器运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断有“叮叮”的声音传过来。许多选手才亮出嗓子，或是摆出一个姿势，就马上被淘Ì出局。方星辽所在的赛区，才几天的时间就筛掉了一千多人。

虽然比赛的淘Ì率极高，但是丝毫不影响选手比赛的决心，有些选手从一个赛区被淘Ì后，又飞快地转移至另一个赛场，继续高调地表演，颇有股不成功则成仁的毅力！而在如此高的淘Ì率之下，却有一批优秀的选手渐渐浮出水面，开始得到了评委和媒体的关注。

比如，此刻正在台上飙舞的两人。

起先是一位身材极为火辣的女选手表演热舞，热辣劲爆地跟随音乐全身舞动，仿佛就是为舞蹈而生，每一个细胞都是旋动的因子。在她HIGH到最高潮的时候，一名在台下候场的男选手忍不住也跳出来和她拼舞，这本不合规矩，但两人既默契又对抗的舞姿，让评委看得目不转睛，连超时表演了整整七分钟都没有发现，手掌始终悬在淘Ì器的上方，却迟迟按不下来。

相较于女生的热辣表现，那位身材高大、长着一张混血儿面孔的英俊男生更加吸引眼球，他跳舞时自有一种东方人少有的热情和张扬，一张一伸之间，身体里似乎不自觉地散发出一种魔力，让人血管里的细胞都随之舞动。

而这一段精彩的表演并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因为它成就了淘Ì赛中第一、二位直接晋级的选手——被媒体称为“电臀公主”的蔡野蔷和“混血王子”夏烨。

除了本身就优秀的选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选手也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外形娇小可爱的选手赖媛爱，在比赛初期就被网友封为“话题女王”，先被爆出其父花费巨资，有“预谋”赞助过KAS的选秀节目，目的是让其女成为内定三强，后又谣传她是某明星的女友，借本届《大红大紫》的比赛进军娱乐圈；而绯闻满天飞的还有人称“国民妹妹”的乔妍君，一会儿被爆同性恋，一会儿被说成是已婚女，不过乔MM有一位极强悍的母亲，她不断录视频上传网络，跟进博客宣传，公开为爱女澄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仅让风波渐渐散去，而且使本来只是拥有普通人气的乔妍君一时之间风头强劲，还没有到复赛就已¾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团。

而这一切，仅仅只是比赛的开始。

向斯未寓和马丁放出豪语，要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十强拿下冠军的方星辽，不仅没有在第一轮就被淘Ì，而且还非常幸运地

获得了“死亡组员”的称号。

“死亡组员”就是各项素质都极差的选手，却极好运地抽到好组，即使拿到很低的分数，因为有同组其他选手帮衬，所以每次PK赛都有惊无险地打擦边球。但是，随着剩下的选手越来越少，组与组之间的分数差距越来越小，这种“死亡组员”的杀伤力就不可小觑。就在前天的组赛中，斯未寓还因为所在的组里有十二名“死亡组员”而一度进入挂尾，好在他因为初赛中的发挥出色，有了人气支撑，才能继续留下来比赛。

所以，死亡组员是非常不受其他选手欢Ó的，甚至可以说备受排挤。

方星辽Ô本就是门外汉，从第一场淘Ì赛拿到全场最低分开始，这似乎成为了一种Ñ环不息的诅咒，每场比赛都惊险无比，就在刚才的五分钟自由表演里，她居然打了一套长È，还没控制好力度把木地板给踢裂了。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2）

中场休息，一些选手都三五成群地去吃饭了，还有些选手留在排练厅练习。而方星辽，则和另外几个不受待见的“死亡组员”一起在做场务的工作。

方星辽抱着塑料筒扛着拖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上楼梯，才上了几步台阶，肚子就饿得“咕噜咕噜”叫个不停。她把清洁用品放到指定位置，正要去餐厅吃饭，却被负责道具三组的工作人员给叫住，让她把踢坏的地板重新铺好。她还没问怎么铺，工作人员一溜烟就不见人影了。

于是，她只好充分发挥想象力，找了道具纸糊上，结果又被道具六组的人痛骂一顿。等到她饿得眼冒金星冲进餐厅时，用餐时间已¾过了。

她饿得直哼哼，按着胃慢吞吞地往录影棚方向挪动，没有抬眼的力气，结果不小心撞到一个人。忙低头道歉，可那个被撞到的人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撞到了一个假人模特，不由好奇地抬头。

高挑修长的身材，深蓝色的简单T恤，碎发湿湿地随意搭在额前，俊朗的脸上那双让人惊艳的眼睛正几分玩味地看着自己，比起之前的打扮，这样的随意更多了几分亲切。

斯未寓，这个从参加比赛以来就是各大媒体、评委眼中的宠儿，平时擦肩而过都难得看她一眼的明星选手，平日里的冷漠几乎让她忘记自己和他曾¾有过怎样的渊源。

“你刚刚的长È表演真精彩。”他带着讥讽道。

“汪——汪汪——”方星辽内心的饿狗愤Å地狂吠不已，她咬牙切齿想要反击，突然间却顿住了，因为她看见他手里有一个透明的袋子，里面居然是面包和牛奶。

食物啊，是食物！

好多粉红色的小桃心充满了她的眼眸，她把双手交握在胸前，露出谄媚的笑容，把视线定在食物袋子上许久才移向他的脸，想直接说自己饿了，但话到嘴边却改口道：“你还没吃吗？”

斯未寓明显愣了一下，好半天才清了清嗓子，似笑非笑地说：“不是我，是喂狗用的。”

“哪来的狗？”

“¾常在录影棚附近出没的一只又瘦又小的狗。”

连狗都有吃的，她却要饿肚子，不行！她一定要想法子把这袋吃的拦截下来：“我帮你去喂它吧，我¾常见到它的，我们很熟，你们不是一点半比赛吗？快去准备吧。”她捧着脸，故作可爱状。

“你是帮我，还是想偷吃？”

她哈哈笑着推了他一把，心虚地嚷：“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会偷吃狗粮呢？”

他环抱着手臂，居高临下地瞄她，那种轻蔑的眼神就像在说：我不信你，你就是想偷吃。

“不会啦，我真不偷吃。我发誓，我要是偷吃，就一辈子只吃狗粮！”她央求着，同时竖起了三根手指。

他保持着沉默，脸上挂着一种令她琢磨不透的笑意，不过，他还是把袋子给她了。

看到他转身走向排练厅，她连忙背过身子，迫不及待地把牛奶瓶盖旋开，“咕咚”一大口，还没完全咽下去，又着急地拆开面包的塑料袋，但她的手太小了，“嘶啦”一下，食物袋子掉到了地上。饿得实在是不行了，她索性就把袋子在地上铺好，整个人蹲在地上吃，把唇边最后一滴牛奶舔干净后，她边抹着嘴边满足地转身。

斯未寓双手插兜，靠在排练厅的门口，轻挑着眉眼笑容诡异地看着她，相信他刚刚已¾亲眼目睹了她偷吃的全过程。

“我¡¡嗝！”她被吓了一跳，开始不停地打嗝，一股奶味和面包的香甜从她口中泛出。

“嗝——嗝——嗝——嗝！”想控制也控制不住的打嗝声敲击着两人的耳膜，方星辽无奈地按住胸口憋着气蹲下身。

“记住你的话，方星辽，从今天起，你只能吃狗粮。”说完，他用脚蹬了一下墙脚，转身走进排练厅。

一天的比赛结束后，方星辽累得身子都软了，她不但要跟着大伙一起排练，空闲时，还要跟着其他“死亡组员”一起干活，道具组、灯光组、服装组¡¡完全不被人重视，哪边要人帮忙，他们都要去，还必须屁颠屁颠的，¾常是要弄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睡，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又被助理们叫起来排练，这光景，真比她四处打工还累人。

第一周的周赛要到了，每个人都很紧张，排练之余向上天乞求自己所在的小组里没有“死亡组员”，因为周赛刷的是挂尾的十组，而十组中保留的仍是十五人。

抽签安排在周赛正式开始的前两天，Ô则上有四十八小时的准备时间，可以跟任何一位指导老师商量请教，但那么多选手，指导老师不可能面面俱到人人照应，所以到头来还是要靠自己。

公布分组结果和抽签组题时，方星辽第一次觉得命运巧合得太过离谱了，因为近两百名“死亡组员”都集中在十个组里，成了十个名副其实?“死亡之组”。方星辽在“死亡之组”倒是在意料之中，可是斯未寓竟然也被分在这种“死亡之组”里。

自由活动时间，方星辽顾不得那些杀死人的眼神偷偷地把极不情愿的斯未寓从排练厅À到小角落里，压低声音问道：“你怀疑抽签的公平性吗？”

“没有公平性，是安排好的。”他µµ地说。昨天晚上他就收到暗示，自己会被分到“死亡之组”，目的是为了使比赛看起来更加惊险刺激。大赛组委会还暗示他，以他的高人气和高评分，无论进哪个组都没有什么影响。

“什么？太过分了，我要去揭穿他们！”说完，她就Å气腾腾地要往外走，架起母鸡状的手臂被他从后面一把扯住。

“你别多事了！快点把渣子剔掉才能让其他选手安心准备下个月的强强赛啊，你不知道这些‘死亡组员’在小组赛里，已¾拖累了太多优秀的选手吗？”

“你这么说不对。”她看着他那一脸的不耐，心里的小火苗“噌”地冒出来，“你不该说什么渣子之类，大家都是在比赛，Ë让Ë不安心了，要责备的话，也应该是责备这种组淘Ì的比赛赛制才对！”

“这种选秀节目的赛制只是附带比赛用的，它本身的作用还是À伸比赛张力和提高收视率，刺激观众眼球和投票率，这样就会有广告收益，电视台才能赚钱，懂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大家被利用了吗？”

“互相利用罢了。这个圈子就是这样，你不适应就趁早离开。”

他的话像刀子般在她的心里轻轻地划了一刀，细长的缝，往外流着血，听不见滴滴答答的声音，却能感觉到疼。吮着唇，她紧紧地盯着他，声线里多了一丝颤意：“其实，你跟马丁都是一样的人，你们的眼睛里看不到其他人，他们的努力、艰辛跟你没有关系。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就是渣子，像我一样，对吧？”

他没有反驳，表情在瞬间僵硬，随后又恢复了正常：“随便你怎么想。”说完，他转身离开。

当他的身体从她身边轻轻擦过时，她感觉自己的心也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差点倒下，只是她仍毅然站立着没有回头，所以便没看见，他在回头看她的那抹眼神中的若有所思。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3）

2

在方星辽纠结着要不要揭发不公开分组黑幕时，组长把周赛的组选题交给她。

舞蹈——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没有多余的注解。

她把写着组题的卡片·来覆去地看，眼底一片茫然，抿抿嘴问：“那个，跳什么舞合适呢？”

“什么都好，你别弄破道具就行。”组长对她长È踢破地板的事记忆犹新。

“就是，反正都是‘死亡之组’，还努力什么呀，等着被淘Ì就好了，干吗那么费劲地练习，这几天都累死我了。”组员A边说边伸展手臂。

组员B本来在排练À丁舞，听到组员A说的话，不禁泄气地也跟着坐了下来。

“真是的，本来想说，如果能进好一点的组，也许能留下来。现在，啥也想不了了，坐以待毙吧。”组员C也凑了过来。

不知Ë先叹了口气，接着，同组所有人都沮丧无比地垂下头。

方星辽捏着矿泉水瓶，心里难受极了。她的视线绕过其他人，看向独自坐在另一头抱着只木吉他正在练习的斯未寓，虽然极不服气，但方星辽也不得不承认天赋这个东西的存在，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就如眼前这个恶劣的家伙，虽然脾气那么坏，平时连主动跟他搭讪的人他都不正眼看人家，可却依旧走到哪都会有欢呼和喝彩，而自己呢¡¡斯未寓似乎感觉到被注视，抬头往她的方向看了一眼，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会，但片刻后他便撇开脸，拿着吉他出去了。

哼，小气鬼就是小气鬼，好歹也算认识，居然一点互助友爱的意识都没有。

她把瓶口对着嘴，没想到捏得太过用力，瓶子里的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喷得她满脸都是，水珠顺着脸往下流，浸湿了胸前的衣料。

她拍拍胸前湿漉漉的一大片，想着等会舞蹈老师会去排练厅指导，也顾不了那么多，径直就往排练厅跑去。

¾过道具室时，突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吉他声，她直觉好听，却也听不出个所以然。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她找来几块砖头垫在脚底，趴在玻璃窗台上往里面瞅。屋子里的光线比较暗，一边是摆置有序的货架，另一边是堆放杂乱的零散道具，中间有点空，只摆了一张摇摇欲坠的高脚凳，连半个人影也没有。

“大白天的，难道是闹鬼吗？”她嘟囔着，与此同时，音乐声也戛然而止。

她的心一咯噔，有丝寒凉顺着脊梁骨向上延伸，直逼头顶。她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液，一只脚从砖头上下来准备离开，突然，一只苍白的手从窗子里伸出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啊——路过而已，见怪莫怪啊！”她尖叫起来，拼命地甩着那只冰凉的“鬼手”，无奈怎么用力也甩不开。

另一只“鬼手”也从窗户里伸出来，抓紧她另一只手用力往上一扯。她惊叫着，半个身子被拖进窗户，同时看到一双幽深如夜的黑眸，几分冷漠又那么熟悉。

“闭嘴。”他把她的双手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放，腾出手揽过她的腰身，用力往里一拖，便将她整个人都抱了进来。

她屏住呼吸，感觉到自己手心里沁出一层细细的汗。他的手很冰凉，但身体很热，狭Õ的屋子里，空气也变得有些稀薄起来。她身体僵硬地撑着脖子，害怕多一分的靠近，会感受到更多他的温度。

所以，当他放下她时，她全身硬得像根木头般，直直地摔坐在纸箱上，看得他不禁笑出声来。

“欸，你居然会笑？”方星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盯着眼前的斯未寓，这家伙笑起来还真好看，若隐若现的酒窝，没有了平日里的冷漠，倒添了几分孩子气。

斯未寓被盯得有些尴尬，没说话只四下环视，弯着腰在一堆道具里·找，她不由好奇地追问：“你在找什么？”

他没说话，只是·出一只鼓面只比他巴掌大一点的双面鼓和两根短鼓槌，侧着头，试听敲击的声音，然后拿着它们坐到了她的身边，递给她，说：“试试。”

她眨巴两下眼睛，接过鼓槌在鼓面上轻轻一敲，“咚——”，再用力敲了下，“咚——”，竟然震得她手心有些发麻。

“我最开始学乐器的时候，老师教了我鼓，他说这个乐器发出的声音最接近心脏跳动的声音，它是最不会拐弯抹角的声音，最正直。”他侧头看了她一眼，然后À着她的手在平滑的鼓面上，一下一下有频率地拍着。

咚——咚——咚——咚——咚——咚——

“这是我的心跳声。”他笑着松开手，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位置。

她见状，心里的弦“咻”的绷紧，又一下子弹开，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他没注意到她绯红的两颊，手指在吉他上轻轻一拨，说：“我记得有种大神鼓舞，就是将大神鼓与舞蹈结合到一起，那种舞蹈偏重刚正的鼓声，而不是舞的柔美感。你可以跟舞蹈老师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用这种小鼓编出大神鼓舞那一类的舞，我想，你跳起那种舞的话，应该还不赖。”

“真的吗？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舞蹈老师！”方星辽激动地站起来，把鼓带挂在脖子上，鼓槌插在两边的口袋里，踩着纸箱就要往窗户外面爬。

“有门，笨蛋。”

“可是你刚才，从窗户¡¡”她指指窗户，又指指自己，把一句完整的话说得支离破碎。看见他咧开嘴嘲笑自己的模样，方星辽心里突然生起一丝愧疚，她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诚恳无比地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你跟马丁一样，其实你很好，也很正直，就像¡¡这面鼓的声音一样。”

话说完了，头顶上方却一片寂静，她好奇地抬头，就见一只手朝她的脸伸过来，狠狠地在她脑门上拍了一下。

“哎哟！”

她在心里呼了声痛，抬头在脑门上揉来搓去，耳边传来他突然冷漠的声音：“我没兴趣当好人。只是这样，就扯平了。”

说完，他便拿着那把木吉他，推门而出。看着他颀长的背影，她感觉到脑门上被敲过的地方，有一点点疼，有一点点烫，还有些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4）

方星辽带着斯未寓给她的双面鼓跑到排练厅时，舞蹈老师海青正好指导完一个表演花带舞的高挑女生，正站在一旁休息，她连忙小跑过去。

“老师好。”她缠着海青老师说了好些乖巧好听的话，半天才切入正题。

听到“大神鼓舞”四个字时，海青的眼睛突然一亮，他曾¾在国际性的舞蹈大赛上跳过大神鼓舞，但受到评委贬多于褒的点评，因为那种舞以鼓声领动，进而引领四肢，是一种正气流窜，颇有一番刚劲韵味的舞蹈。

这个叫方星辽的选手，他之前看过她的舞蹈排练，只能用僵硬来形容，但也许正是这种缺乏柔软度的身体，可以将大神鼓舞舞出别样的滋味。

只不过，她从哪里知道如此稀有的舞种，真叫他好奇，于是他满口答应了她：“好吧，不过这里人太多了，晚上七点，你来B—3排练厅，带上你的鼓。”而这段空闲的时间，就让他好好设计段鼓舞。

成功了，耶！

她咧着合不拢的嘴，一个劲地跟海青道谢，身体弯动的幅度像极了不倒翁。

到了约定时间，她提前跑到B—3排练厅，这里不像一、二层的排练厅可以公开使用，没有舞蹈和指导老师带着，是禁止进入的。

推开门，方星辽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生，穿着运动式的背心和长裤，挥舞着鲜红的花带，单足足尖踮立，旋转，她手中的花带像是流着血的翅膀，带着悲伤在空中艰难前行。

她完全看傻了，在对方做最后一个定格动作时，双手不受控制地鼓起了掌。

女生转身，高昂着下巴，眼睛微眯，从脖颈向下的曲线像极了优雅的天鹅，她没有说话，把花带收回，对着镜子整理有些散乱的头发，半晌，才瞟了方星辽一眼，缓缓地出声：“你就是跟海青老师说要跳大神鼓舞的方星辽？”

“是啊，有人说我的身体像机器人，这种不需要柔美度的舞会比较适合我。”

高挑女生头微微抬起，哼笑一声：“Ô来，你选这个舞是因为自身的缺陷，我还以为¡¡”她细媚的眼睛瞄了瞄方星辽，撇撇嘴。

对于女生轻视的态度，方星辽自动选择了无视，此刻的她，满心期待着那支完全属于她的大神鼓舞。

海青来得很准时，他很体贴地为方星辽带来了特制的舞蹈服，是类似瑜伽服那种宽松的亚麻式两件装，上衣无袖，裤腰处有抽绳。

“你为什么会在？我并没有通知你晚上排练啊？”海青看到站在方星辽旁边的高挑女生，觉得很惊讶。

“我想看海青老师的大神鼓舞，您上一次跳它是在十年前的国际舞蹈大赛上。今天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女生谦虚地说着，声音柔软而动听，态度跟刚刚对待方星辽的傲慢截然不同。

海青想了想，觉得没什么问题，便默许了。

等到方星辽换好衣服，两人就开始排练。他先独自一人把完整的一段舞跳过，再把舞中表达的意思和分解舞步说一遍，最后带着她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习。

看着海青跳舞，方星辽完全傻了，之前她只是从斯未寓那大致了解了这种鼓舞，但亲眼见到还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感，尤其是在听到那一阵阵鼓声时，她的心跳也随之变得忽而急速忽而缓慢。虽然自己的身体没有动，但似乎在不可见的地方有一条隐形的线，在À扯着她一同律动，每一个伸展、每一次旋转、每一秒定格，他的大神鼓舞无时无刻不释放着一种激情。

但是，还是有一些海青刻意编排的、重视柔软度的动作，像后俯下腰、单足旋转之类，虽然带来了视觉上的舒适度，但方星辽觉得似乎冲µ了舞蹈本身的特质。

在分解动作时，方星辽果然不出意外地败给了那些柔软度动作，不是弯不下去，就是直接摔到地上，这让海青非常头大。可能是对大神鼓舞的热忱还在他的血液里，所以即使她接二连三地出状况，他还是一丝不苟地耐心教学。

两人在排练厅里不知辛苦地排练，而那个练花带舞的女生也不声不响地看着两人排练，一直待到十点才离开。

排练的时间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整整六个小时的辛苦排练，方星辽可以较为流畅地完成整支鼓舞，虽然在个别柔软度动作上还是有点僵硬，但整体感觉已¾很不错了。筋疲力尽的两人在结束最后一个定格动作后，一起疲惫乏力地倒在地板上，彼此沉默着不发一语。安静的排练厅里，只有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她盯着天花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老师，你很爱这支舞吧？"

"曾¾迷茫过很久，大神鼓舞到底应该回归本我的重视鼓奏、放弃技巧？还是要加强技巧性动作，以冲µ单一的鼓奏？总之那次比赛之后，就没有再跳过它了。"海青说着，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惆怅之色。

反身，撑着地板看向海青，她问："那现?还迷茫吗？"

海青看着她，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神顿时迷惑了起来，像是在大雾里找不到家的小孩。

看着他的神情，她觉得很心酸，于是便主动俯下身，抱了他一下，贴在他耳边轻声说："老师，我会加油的！我要把你的大神鼓舞跳出来！"

说完，她站起身，把鼓重新绑在自己的腰间，又开始认真地重复着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击鼓的声音"咚咚咚"地响彻排练厅，诉说着无

尽的激情和重新拾起的梦想之光。

斯未寓口中的、海青老师心中的大神鼓舞，她一定可以跳出来！

内心有种难以言喻的胀痛，在每次鼓声响起时，蠢蠢欲动，几乎快要冲出她单薄的胸腔。竭尽全力，她一定要跳出来！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5）

3

比赛紧锣密鼓地进行，周赛时间过半，终于轮到方星辽所在的小组了。她看着组长发的号码牌——27号，悻悻然地呆立着。其实她想要1号，这样就不需要太紧张地等待了。

早早地换好衣服站在后台等，本组的其他组员这几天都有些丧气，纷纷愁眉苦脸地问她准备做什么样的告别表演，她却只是笑而不答。

助理叫到10号祈雪声时，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女生走上台。她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波浪般的长长卷发高高挽起，光洁的额头上贴着极优美的水钻线条，下眼角的线划意»长，有种无法形容的妩媚。

方星辽认出她就是昨天晚上在排练厅里的女生，她跳的花带舞妩媚得让人过目不忘。

“咚——”有人拍着方星辽挂在腰上的鼓，好奇地问：“你要表演《打鼓郎》吗？”

“别拍了，不要影响到别人。”她À了À鼓带。

“咚咚——”

“我说别拍了。”

“我没拍啊。”

“咚咚咚——”

这一次方星辽听清了，不是她的鼓，而是舞台上传来的鼓声。她不由自主地望过去，那个叫祈雪声的选手已¾脱去了那一身肥大的黑色斗篷，身着一袭火红色的舞裙，舞裙下摆长长地拖住脚踝，却丝毫不影响她的舞步。她双手拿着火红的花带，手腕两侧还各

绑了两只小鼓，那鼓似乎¾过精心的设计，去掉了鼓槌，仍可在合掌时击出鼓声。

这，并不是单纯的花带舞。

方星辽怔怔地看着祈雪声手中那鲜血般的花带飞扬到空中，变成火鸟的翅膀，之后被燃烧殆尽在双掌合击时发出的轻盈之声中。那合击之声不是鼓的声音，而是失去生命的火鸟的声音，是最后一刻凄厉的绝唱！

突然，她撕破火红的衣裙，露出雪白的衫裙，光洁的双脚赤裸地踩在地板上，手中的花带也改换成纯白色。凌空飞跃起，她的身体像一只初生的雏鸟，在全新的世界里感受到新生的清新和喜悦。手腕间鼓声变强，一声声催动白鸟在空中轻快地飞翔，那是崭新生命的声音，是希望的迸发。

从绝望到新生，完成了凤凰涅槃的全过程，将注重力量与刚硬的大神鼓舞和柔软轻盈的花带舞融和在一起，祈雪声完成了全新而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完美表演。

评委们的脸上都露出了赞扬的神情，他们听说今天有选手要表演大神鼓舞时，还以为会是一场烦闷的表演，没想到竟然如此精彩。

祈雪声站在舞台上，妩媚的双眼泛着波澜，她头轻轻一偏，向着后台，以一种绝对压倒之势看向方星辽，那眼神似乎在说：你输了。

“刚刚那个女生跳得好棒啊。”

“对呀，舞姿好柔媚，有点像那个飞天的那种舞。”

“不过，那个鼓声总是感觉怪怪的，有点多余。”

“听说那个是大神鼓舞。”

“鼓？方星辽要表演的好像也是鼓舞。”

同组选手们在台下议论纷纷，终于把话题聊到了方星辽的身上。

方星辽紧攥着È头站在台下，还没有从震惊中走出来，被人无心一推，竟踉跄地险些摔倒，幸好有人在身后扶住了她。

“阿辽。”回过头，是脸上带着µµ愧意的海青。

就在今天早上，祈雪声突然找到海青，要求在花带舞中加入大神鼓舞的元素，他本想拒绝，但却被她给说动了。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曾¾因为不能表现舞蹈技巧而被批评成垃圾一样的大神鼓舞，让你一度不能在这一行里走下去。你是让那个傻瓜继续你的失败，还是让我帮你跳出让人赞赏的大神鼓舞？你来选选看啊，老师。”祁雪声一脸胜券在握的微笑。

他忘不了那些批评、那些讥讽，这让他对自己一直相信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动摇，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即使是再单纯的心灵舞蹈，也比不上一个有技巧的足尖？！所以他选择了祈雪声，选择了这个有舞蹈天分的少女。仅短短的几小时里，他就帮她排出了花带鼓舞，而且排练得相当顺利，只十几分钟，她就能完美地完成这套舞蹈。

果然，她不出意外地获得了赞赏，但他的内心却远不如预料中那么高兴。

珠玉在前，如果没有极高的超越，方星辽的表演根本不会得到评委的认同。等待她的，只会是在这场淘Ì赛中离开。

“对不起，我¡¡”

“老师，选了她，我并不介意。”方星辽口是心非地说。此刻，她恨极了自己的虚伪、故作大方和不够优秀，也恨自己不能对海青生气地大喊，责问他为什么不站在她这一边。

她多想要把他心中那个最真实的大神鼓舞跳出来啊！如今却只能像个傻瓜一样，站在台下看着别人表演。而且，在那样的表演之后，她怎么能再有勇气在祈雪声得到掌声的舞台上，去表演相同却远不及别人华丽的舞蹈？

她的心里空空荡荡的，每一步都走得很麻木，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来的，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耳边有个声音在说：逃走吧，

快点逃走吧¡¡

木制的吉他不同于狂热而激情的电吉他，它有一种独有的温淳，带着µµ的忧郁，每一个弦音都仿佛是在蓝天里随意游走的风，灵动而自然，清澈又寂静，而穿梭在这动人的弦音里的，是略微低沉磁性的声音。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6）

那歌声传入如游神般的方星辽的耳中，却意外地让她那混沌不堪的心湖慢慢沉淀，到达一种极致的澄清空灵。

终于停下了脚步，方星辽的眼神从木然到逐渐清晰，她顿足片刻，然后向声音传来的地方走去。那是另外一个表演的大厅，此刻坐在舞台中央椅子上，怀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的不是别人，正是斯未寓。

他忘情地吟唱着，深情的双眼此时紧紧地闭着。修长好看的手指如同有自己的意识一般在六根粗细不一的琴弦上飞快地滑动，时而轻颤时而细勾，美妙的音律由此飘出继而又飞舞在空中。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中，方星辽却无意中看见站在后台一旁，怀里也抱着一把木吉他准备上台的选手。他的个头不高，头发泛着一些有光泽的棕色，但却很温顺地贴在两边，无论是脸上的神情还是眼神，都像玉一样温和，一副亲切得不得了的邻家哥哥的模样。

但不知为何，这位邻家哥哥在望向舞台时，眼神却陡然变得清冽了许多，让方星辽不由后颈一阵发寒。继续望去，只见那人朝斯未寓定神看了几眼，略微思考之后，便把手中的吉他放下，跟工作人员轻声地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儿，便见工作人员拿了一把小提琴给他。

随后叫到“宇见蔚”的名字，那人便提着小提琴上了台。

为什么这个人会给自己不安的感觉？特别是他看向斯未寓的眼神，可惜现在自己自身难保。方星辽叹了口长长的气，突然被一只大手按住嘴，生生地将她的那口气给塞了下去：“你表演砸了吗？”

他松开手，嫌脏地把手心在她的衣服上蹭着湿粘。

方星辽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愣愣地看着他。轮廓分明的脸，温和的阳光映照在上面，衬出饱满的弧度，微抿的薄唇透出性感的光泽。刚才还坐在离她那么远的舞台上，此刻却站在她面前。他的眼睛

最漂亮，迷人而深邃，特别是紧盯着她看的时候，总觉得他的眼神里带着刀子，在她的心头猛猛地剜了一刀。

“在看什么？眼珠子就要跳出来了！”斯未寓皱眉，伸手轻敲了一下她的脑门。

“没什么。”方星辽往后退了一小步。

斯未寓没作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又瞅了瞅她一直抓在手里的鼓，眼神突地一凛，像是知道了些什么似的，猛然À起她的手就往另一个表演厅跑去，边跑边问：“你这家伙，该不是怕得连台都没上，就跑出来了吧？”

方星辽心虚地缩了缩脑袋，虽然情况有些出入，但事实上，她就是因为怕了祈雪声才逃跑的，不是吗？

见她不说话，斯未寓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而脚下的速度也变得更加快了。方星辽被牵着往前跑，耳边窜过有些凉意的风，掌心里却有一种让人心尖发颤的温暖，紧紧地贴着她。

跑到后台，还没来得及´口气，正巧听见工作人员在叫方星辽的号码牌，于是，斯未寓连忙推了她一把：“快进去，还来得及。”

方星辽咬着下唇，正犹豫着，突然看到一抹火红的俪影走过来，是祈雪声。

她高昂着纤细的下巴，用一种非常挑衅的眼神向方星辽望去，而当眼神飘过斯未寓的脸庞时，那种挑衅居然莫名地带上了几分玩味。

方星辽的心一紧，本能地缩退了一步，但后背却被一只大手给顶着，一步都退不得。

“不能退！”

身后一双手突然紧紧抱住她，那股来自身体的炙热仿佛在燃烧，一股电流顺着背部，一路滋着火花冲向心脏，她慌张无比地想要挣脱，似乎这样做就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慌乱无措和那连自己都不甚明了的颤悸，可背后的人却无动于衷。

“听到没有，这种心跳！”

无视于周围的尖叫，斯未寓似乎更紧地圈住了她，抓着她的È做了一个击鼓的动作，“静下心来，听着自己的心跳，用你的鼓声把它表达出来，告诉所有人，你在想什么！”

斯未寓说完，再也没有给方星辽多想的时间，直接把她推到舞台上可以让评委看得最真切的位置。

“记住，你手中的鼓就是你的心，闭上眼，这就是梦想；而睁开眼时，这就是你的舞台——开始吧，让他们开开眼界。”他贴着她的耳边，用最轻却最有力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低吟。

方星辽感受着手心里的温度，微微沁出的细密汗珠爬满了整个掌心。开始吧！不再多想，她拿起脚边的大鼓，缓缓闭上眼。

没有花哨的前缀动作，没有音乐伴奏，跟着自己那加速前进的心跳用尽全力，双手直接击向鼓面，但却不知为何，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细看之下，才发现手中的鼓槌在快要靠近鼓面时，手腕反绕一圈，让鼓槌飞快地避开打击，所以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她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练习这个舞蹈的点滴»面，还有祁雪声刚才傲慢的眼神，以及海青老师的歉意和愧疚¡¡但她的动作仍在继?，表情无比平静，仿佛在享受着敲击人心的鼓声。现场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如此不受干扰、陶醉的表情，让见多识广的评委们也有些难以坐定，因为他们弄不清，究竟这位选手，这样的表演应该如何进行下去。

而就在评委们面面相觑之时，她猛起跳着转身，脚底在地面砸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她快速地转过身去，戴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狰狞中却带着不容抗拒威严的面具。

那是Å神！大神鼓舞里那个愤Å的战神！！

与此同时，她的鼓终于开始发出声音，鼓声从小到大，节奏也变了，强而有力的鼓声如同心脏跳动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速度开始急促、放缓，放缓、急促¡¡

她沉重有力的手腕，和快速击打的力量，迅速地转身，跳跃，瘦小的身体里似乎有源源不绝的力量，就像传说中那个力量永不枯竭的Å神一般！

第二章 聆听，鼓舞的对决（7）

如此强烈的鼓声，与先前悄然的无声鼓，形成了暗与光的强烈对比；她此时所戴的面具和开始那张平静表情的素面形成了平静与愤Å的对比。从懦弱到坚强，所有的勇气与力量都从一种坚定的信念里走出来，这给人带来的撼动，不是那种华丽花哨的花带鼓舞可以与之相比的。

海青站在台下，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一片汹涌。方星辽已¾抛弃了之前他为她设计的所有那些表现舞蹈技巧的柔美动作，仅仅使用腕、肘、肩和双脚的动作，便表现出了最Ô始也最真实的大神鼓舞，而更让他震撼的是，这一切，他从未告诉过她。因为连他自己，也没有勇气像这样，完全不靠技巧地跳舞。

记得她曾¾问他知不知道大神鼓舞的大神是什么神。

那是Å神。他是知道的。

但在这一刻，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只是肤浅地记住了“Å神”这两个字，而早已忘却，跳着大神鼓舞的那些人，都曾带着怎样愤Å的力量，坚信着，Å神会带领他们冲破枷锁，走向自由。

而他，却从来不曾相信过，会有什么力量，能冲破世俗眼光。

他真的已¾忘记，跳舞的心该是自由的。

舞台上，方星辽纵身跃起，同时用尽全身力气挥动手腕，在落到地面的瞬间，重重地一击，鼓槌折断，鼓面击碎，木刺割破她的手心，鲜血顺着指缝流满了洁白的鼓面。

但那“咚”的一声却穿透所有人的耳膜，深深地烙在他们心灵深处。

海青已¾顾不上台下还有评委，颤抖着冲上台去，小心翼翼地摘去她的Å神面具，看到一双透亮无比的黑色眼

眸，闪烁着动人的光泽，眼中噙着盈盈的泪花，却坚忍着不让它们掉下来。

海青再也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紧紧地把她抱在怀中：“谢谢，谢谢，谢谢¡¡”

他胆怯的、动摇的、丢弃的、遗憾的、彷徨的¡¡已¾七零八落的大神鼓舞，却被这个瘦小的女生，将它们一点一点地拼凑，完整地归还给他。

除了“谢谢”，他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瑰丽的言词，可以表达他内心中那种强烈的情感。

同一时间，评委们不约而同地鼓掌，而后台的选手和工作人员也加入鼓掌的行列，刹那间，掌声雷动，几乎要掀掉录影棚的屋顶。

一角的斯未寓双手插着裤袋，嘴角勾着µµ的笑容，转身面向Å目冷眼的祈雪声，脸上的笑意更甚，然后悠然地走出人群。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1）

1

美国乔泰克游戏公司的网游新作《众神》，即将在国内做前期宣传。这部新游戏是一款以希腊神话故事为背景的战略游戏，也是乔泰克公司最推崇和今年主推的游戏。KAS电视台作为乔泰克的长期合作伙伴，自然是顺势打了张东风牌，它计划从还未正式进入电视转播的选秀节目《大红大紫》中挑选十名选手，参加乔泰克公司第一拨宣传海报拍摄人物选拔。

甄选地点就在秋海边著名的度假酒店。

这个消息在选手中如同投了一枚重磅炸弹，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心知肚明，为一个全球知名的游戏公司代言，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海报将贴满全球各个角落，这样华丽的宣传方式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到的，却是任何一个想要大红大紫的人梦寐以求的！

小组周赛里，方星辽在斯未寓的提醒和海青的帮助下，成功地诠释了Å神鼓舞。制作组把她的精彩表演制作成了独立的视频上传网络，一时间，她的人气“噌噌噌”地往上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有些男孩子气的女生。而海青从那次比赛之后，对她相当关照，每天都安排了针对性的强化练习，还尝试着教她新的舞种，例如，剑舞È舞之类。也许是努力练习出了效果，加上人气的辅助，方星辽不仅在这几天的分组淘Ì赛中平安度过，还有幸搭上顺风车参加这次海报甄选。

对于方星辽来说，不管这次能不能被选上，可以从全封闭的比赛中出来散散心，到秋海来玩一玩，倒不失为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一路上就属她最开心。

晴朗的星空万里无云，叽喳欢快的鸟语相伴在耳边，一路芬芳，方星辽开心地轻哼着歌，把整个脑袋都伸到车窗外。扑面的风吹来，

凉沁沁的，有粗糙的颗粒感，刺痛了脸，却很舒服地吹走了连续几天的闷热，果然，靠近海边的风就是不一样，她惬意地享受着。

车子在凌晨三点时出发驶向秋海，因为太累的缘故，车上的人几乎都在睡觉。只有方星辽过于兴奋，精神一直处在亢奋状态，毫无睡意。可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号称“睡神”的斯未寓此时居然也是精神奕奕的。

方星辽看向坐在她身边的斯未寓，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那种专注的神情是她从未见过的，至少从她认识他以来。

“在看什么？”她好奇地凑过脑袋贴向他的笔记本屏幕，看到一大堆英文，还有一些图片，完全是她搞不懂的东西。

“是乔泰克的资料。”他手指滑动屏幕，浏览着页面，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美国乔泰克公司的传媒总监史蒂克曾¾公开说，不会使用华人明星做代言，虽然他们和KAS电视台合作过很多广告案，但都是使用他们选定的外国明星，这次一反常态从国内甄选，真让人心生疑窦。虽说这次的甄选对KAS《大红大紫》节目的宣传造势是非常有利的，但总觉得事情不会进行得太过顺利。

“哇哦，看你的样子，好像对这次甄选势在必得！不过别忘了，我们可是来了十个人呢。”她把身子横过去，面对着他的脸，右手伸出三根手指，左手伸出两根手指，挤眉弄眼地冲他吐舌头做鬼脸。

“你的头，把屏幕挡住了，让开。”斯未寓不爽地说道。

“不让。”她不依不饶地说，“在竞争对手面前看英文版的资料太可恶了，乔泰克是外国公司没错，但他们就没钱做中文网页吗？”

“中文网页介绍的东西太少了，你简历上不是说会英文吗？”

“我只是会‘Hello，how are you？’‘Fine，thank you，and you？’这种。”说着，她的脸离斯未寓的脸近得几乎贴到一块了，湿热的气息喷在脸上，暖暖的、痒痒的。脸一阵泛红，方星辽觉得不太好意思，忙

把脸从屏幕前移开，可手肘却不知碰到哪个键，笔记本发出一阵“嘀滴滴”的警报声。惊慌之下，她不小心倒在了斯未寓的怀中。

“糟糕，快起来，我有东西没存档。”他着急地低呼。

她心里跟着一急，也没细想，伸手勾住他的脖子，双脚想找一个平衡点站起来，可就在这时，车子突然刹车！斯未寓的身子惯性地往前一冲，嘴唇贴上她的嘴唇，贴得结结实实，严丝合缝。被贴上的嘴唇，一阵火烧火燎的感觉，像喝了烈酒，热辣的酒液一路浇到胃，连血液都跟着沸腾起来，心脏狂跳不已，氧气供应不足¡¡

急刹车让很多熟睡中的人醒了，有人看到这精彩的一幕，连忙用手机录下来，还有人甚至开始起哄，拍掌尖叫。

身体瞬间僵硬的方星辽猛然回过神来，七手八脚地一阵忙乎，费了好半天劲，才在羞人的起哄声中从斯未寓的身上爬下来。她盘着双腿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把脸转向窗外，再也不敢看他。

偶尔，方星辽会透过玻璃的反射偷看斯未寓的脸，可他始终是一脸的平静。刚才，她的心就快要奔出胸腔了，此刻她只能悄然无助地按住自己的胸口，长吁一口气，以平息内心涌起的波澜。

……

快到中午十一点，一行人才到达秋海。

此时，几辆豪华小车也陆续到达了酒店门口，一个个金发碧眼、拥有模特身材的外国人依次从车上下来。西方人的身形Ô本就比东方人高，连他们的小孩子都很高大。所以当他们¾过方星辽一行人时，除了斯未寓和另一个混血的男生外，其他的人都被遮得连一丁点太阳都看不到。看来这次竞争十分激烈，大家似乎都Ã足了劲，只有方星辽还被刚才车里的意外事故刺激得没回过神来，而离她不远的斯未寓却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一群高大的外国模特，仿佛置身事外。

制作助理丁敏在酒店的吧台办理入住手续，Ô本计划是全部订双人间的，但因房间有限，所以她临时在吧台更改，加订了两间单人间。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2）

安排好之后，所有人跟着丁敏去自己的房间暂作休息，大家被安排在下午三点参加甄选会。

从酒店的大厅往客房部走，要¾过一个巨大的游泳池。乔泰克公司的海报模特选拔已¾如火如荼地开始了，游池旁或站或坐、或在池水里嬉戏或出水，每个参选模特的神情和动作都是绝对的专业和服从，无论摄影师需要什么，他们都能完美地展现出来，因此所有的照片都只有拍摄者的灵魂，而没有模特儿的生命。

看着那些明明很鲜活却又很空洞的模特儿，方星辽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眼见自己跟同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她À了À帽沿，想追上去，却在这时被一抹火红色给吸引住了。

顺着那抹绚丽至极的色彩，她的视线追踪到一个身形纤细的女孩。

女孩应该只有十三四岁，不过因为是西方人的缘故，较之国内的十三四岁少女要高挑许多。她穿着绣着鲜艳花纹的华丽裙子，赤裸的肩膀和脖子上绘着金黄色的花纹，火红色的卷发披散下来，一直盖住脚踝，绿色的眼瞳像充满了冷漠与邪恶。她打着赤脚，像猫一般缓慢地爬向一个漆着金钩花纹的白色盒子，在指尖碰到那个盒子的边缘时，她抬头，眼瞳中却出现了困惑。

摄影师放下相机，用英语叽里咕噜喊了一通，那个女孩也叽里咕噜地回应，两个人像是在交谈，更像是在争吵，结果女孩突然大叫一声便如一头愤Å的犀牛般跑开了。

工作人员连忙跟在后面追，“噔噔嗒嗒”一大帮人奔向这边，方星辽来不及闪避，和这个女孩撞在一起，双双摔倒在地。

工作人员追上来，一脸紧张地扶起那个女孩，却没有人关心同时摔倒的另一个人。那群人用英语交谈着，突然那个女孩手指一挥，冲方星辽一指，大喊了一句什么。

虽然听不懂，但从语气和表情可以感觉到她似乎在骂人。

这时，又有个声音插了进来，也是用英语，声音听着十分耳熟。

她回头，看见斯未寓单肩背着包，正向这边走来，脸上的表情很僵硬。走到她身边时，一只手托起她的下巴，指了指她的脖子，然后用英文说了句话，那些围着她的工作人员才一脸恍然，慢慢散开。

那个女孩也被工作人员À着离开了，临走前，不知为何狠狠地瞪了她和斯未寓一眼。

“他们说什么，你又说什么？叽里哇啦的。”见他们离开，方星辽迫不及待地问。

“那个女孩叫奥丝莉，她说你们摔倒时，你非礼她。你摸了她的胸部，还亲她的脖子，所以她心情很差，要中止拍照，马上回家。”他的手指继续在她的脖子上逗留，“我说，你是女人，没有喉结，刚才只是意外。”

什么？非礼？！

开什么玩笑，要非礼她也是非礼斯未寓这种美男子，她干吗非礼女人啊！

她的嘴张得都可以放下一只È头，张张合合，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看了看他，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四周，最后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说我摸她的胸？我是女的耶，我自己有，干吗摸她的！”

斯未寓环抱着双臂，对她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然后总结道：“也不能怪她，你的第二性征的确不明显。”

他又要说她没胸吗？如果是平时，她一定会跳起来揍他的，但看在他刚刚算是帮她解围的份上，算了，她忍！

不过，刚刚那个女孩太奇怪了，总觉得她是故意冤枉人的，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太令人费解了。

看似小小的插曲，似乎在预示此次秋海之旅，不会那么顺利。

躺在又大又宽的床上，呼吸清新无比的空气，伸展着僵硬的四肢，看着从浴室里走出来的祈雪声¡¡方星辽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世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她们居然被分到一间房。

祈雪声刚洗过澡，脸上有些白惨惨的素净，两缕湿漉漉的头发一直垂到腰间。她穿着酒店的浴袍和拖鞋，走到另一张床边坐下，开始给湿发做焗油护理。

方星辽觉得好奇，鞋也不脱盘腿坐在床沿，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见她把一堆瓶瓶罐罐倒在床上，光是头发上用的就三四瓶；头发弄好了，她又开始涂脸，也是用了三四瓶，一层一层地往脸上抹，等到脸做好后，她又解开衣带，赤裸着上身开始护理她的胸部¡¡

方星辽咽着口水，悄悄地À开自己背包的À链，里面被一堆面包牛奶和零食塞得满满的，还有一丁点空间，仅仅塞了两件超市买的T恤和内衣裤。

“喂。”祈雪声突然出声。

“什么？”方星辽心虚地把背包口掩上，下意识不想让人看到里面的零食。

祈雪声冷哼着，用嘴呶了呶门，道：“你要我光着身子去开门吗？”

“你可以穿上啊！”

“还要二十分钟。”

方星辽瞪了她一眼，然后拍床起身，跑去开门。门外，站着带队的制作助理丁敏，她看见方星辽像见了鬼一样脱口而出：“你们男女混住？”

随即，像是又想到什么似的，看了看门牌号，没再说什么。理了理头发，清了清嗓子，转身去敲方星辽房间正对面的单间。

按下门铃后，丁敏整了整衣领，顺便还摆了个比较凸现女性曲线的POSE，可是等了很久，那扇门也没开，她再按下门铃又等了一会，门还是没开。这会，她的心里可能是急了，索性也不管POSE美不美了，双手架成母鸡状，踮着脚，手指掐在门铃上一直不松。

叮咚、叮咚、叮咚¡¡响了快七八下时，“哗”的一声，房门被人从里面猛地À开。

“哇！”

“啊！”

丁敏跟方星辽不约而同地惊呼出声，随后是两人吞口水的声音。

纤细的脖颈向下的曲线，可见细致漂亮的锁骨，暖白的肌肤泛着被热水蒸腾出的红润光泽，白色的连身浴衣没有系好，胸膛若隐若现，带着水珠的发丝随着他抬手的动作撩拨着人心。

手中的浴巾擦拭着湿漉漉的黑发，还未来得及冲掉的洗发精泡Ä残留在上面，额前的湿发被手不耐烦地拨到脑后，露出骄傲光洁的额头，以及非常不耐烦的神情，那双黑凝的瞳仁，像抹了冰霜似的，透着不可亲近的冷漠。

“最好真的是有什么事！”说话的同时，一块泡Ä滑过他的眼睛，他懊恼地叫了一声，松开门把手，去盥洗室冲洗眼睛。

丁敏挺起胸脯，扭动着腰肢走进他的房间，关门时，竟然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方星辽露出得意的笑容。

方星辽哭笑不得地被关在门外。她忿忿然地转身准备回去，才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把耳朵贴在房门上。

听了半天，却一点声响也没听到，方星辽正想回去，门突然开了，猛地对上一张狰狞的脸，吓得方星辽差点抬脚踹人。定睛一看，Ô来是丁敏。只见她被气得脸都扭曲成一团，不过，她的衣服整齐，头发也没有乱。

很好，方星辽在心里拍着巴掌，侧着身默默地缩着脑袋从丁敏和门之间钻了出去，才迈了一小步，就听到她扯着嗓子大喊：“好啊，那你就搬出房间，慢慢地等待甄选结束。”

这是什么状况？求爱被拒，恼羞成Å吗？看着丁敏激烈的反应，方星辽实在无法想象她对比她小了足有五六岁的斯未寓到底做了什么。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3）

方星辽有点后悔自己好奇心作祟，居然出现在这里。她鼓腮憋气，继续默默后退，没想到丁敏突然把狰狞的脸对上她，鲜红的指甲在她鼻子前方划来划去，恶狠狠地说：“你呢，是要戴上假发和隐形眼镜去参加甄选，还是跟他一起去海滩露营？好好考虑清楚！”

说完，丁敏把听得一头雾水的方星辽往房间里一推，用力地跺着鞋跟，Å气腾腾地走了出去。

“你怎么把她惹成这样？”方星辽看着被甩上的门，和空中不断飘落的木灰，心有余悸地问斯未寓。

“我只是坐在这里，看着她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又一件一件穿回去而已。”他抿着嘴把自己陷入沙发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准备躺下。

方星辽尽管猜到了一些，但还是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她真的对你！你¡¡你¾常遇到这种事吗？”

“算是吧。所以马丁以前逼我看《酷是怎样形成的》，他喜欢看言情小说，尤其喜欢看一些老牛吃嫩草的故事。”

她·了个白眼，似乎不怎么配合斯未寓的冷幽默，直接跳到沙发上，表情正¾了些，问：“不光是这件事吧？她说的假发、眼镜是什么？”

斯未寓看了看她，起身和她保持了一点距离从冰箱里取了一瓶水，打开盖子灌了一口，说：“乔泰克提出要求，要KAS送来参加甄选的人，全部戴上金色、棕色的假发发套和有色的隐形眼镜。”

电视台早就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也是Ð商内容之一。但他们却对选手避而不谈，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打造得完全认不出自己来，所以打算让造型师以定妆甄选为由直接改装，在这种不知情的状况下，选手们根本无从反抗。斯未寓早就察觉到不对劲，所以没有拒绝丁敏的套近乎，把所有的事情给套了出来。

“所以，你要睡海滩喽？”她托着腮问。

“是啊。”斯未寓靠在沙发上，高深莫测地看着她，懒懒地问，“难道你也想加入海滩俱乐部？”

“人家不要！人家是淑女。”她双手撑着下巴，用恶心无比的声音边说着边站起身，夸张地扭动着腰肢向门口走去。

“咔嚓！”

快走到门口时，突然发出古怪的声音，她哀号连连地扶着墙壁：“我的腰，闪到了，哎呀！”

看来，她真的不太适合走S女路线，太伤腰了。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知情权的规定，方星辽把关于甄选改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其他选手，结果就是她包袱款款，跟着斯未寓私奔到海滩上看月光了。

同时，还带着一个油瓶——祈雪声，这是方星辽怎么也没有料到的。

坦白说，当她将情况告知其他人时，也料到大部分选手不会站在自己这边，放着那么好的机会和空调大床，跑去滚海滩，这不是聪明人的做法。但看起来娇贵异常的祈雪声，却出人意料地要求一同前往海滩，也不知道是哪根神¾错乱了。

结合上述观点，得出结论：方星辽、斯未寓、祈雪声，三人是傻瓜。

一路颠簸，总算到了沙滩上。方星辽从背包里拿出友谊的饼干，兴奋地一左一右递给身边的两个人。

一般言情小说里写到这一段情景时，平日里单蠢白痴的女主角，都会突然元气大增，从就地取材到钻木取火，强悍如蟑螂般的生存技能让大家对她彻头彻尾的改观。

可是，自认为是女主角的她说要钻木取火，斯未寓掏出打火机；她说要就地取材，祈雪声说有零食充饥；当她说要捡些柴堆铺床，斯未寓却从酒店里买来了帐篷和睡袋。

当斯未寓和祈雪声动作熟练地把帐篷搭好时，方星辽还没想到到哪里去捡柴火。

等到她把帐篷费劲地搭好，刚刚爬进去想要享受一番，还没等她呼完一口气，那个帐篷就“砰”的一声散了。她被厚重的帆布和绳索缠住，险些去见了上帝，最后是斯未寓割断绳子才把她救出来。

逃出生天，她委屈地坐在海边，那些软软的沙子已¾褪去了白日里的燥热，变得温凉。她穿着短裤T恤，鞋子脱下整齐地放在身边，望向在黑夜中慢慢变得阴霾的海。

2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4）

2

这就是秋海？儿时常听母亲提起的秋海吗？

漆黑深邃的光滑丝绒之上，点缀着无数晶莹剔透的闪亮宝石，那是秋海的星空，也是月亮之神席琳为她的心上人海神做的披风。她如此爱他，将世间的一切珍宝都钉织在这件黑色的披风之上，但是，每当太阳升起时，掌管黎明的女神奥若À，总是撩拨着发梢，让细碎温暖的阳光温暖冰冷的海水，这让海神无可救药地坠入爱河。

只是后来，他们Ë也没能与Ë在一起。在秋海的树林里，那些曾¾的星光和阳光幻化成的青色精灵，扑腾着翅膀，将三人的故事告诉每一个走进树林深处，并且能看见它们的人。

暖炉，小床，床边的摇摇椅，还有一个穿着朴素衣服的女人，双手比任何东西都要温暖，声音无比温柔地问床上的小女孩：“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喜欢吗？

不知道，但却已泪流满面。

突如其来的思念，到底是她在想念离开了的母亲，还是秋海在想念曾¾执笔»过自己的女人？

母亲，如深深烙印在心上的伤口。那个喜欢秋海、喜欢用心灵之笔描»自己所爱的女子，方星辽只能在梦里一次次触碰到她的一切。

应该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没有妈妈的呵护，自己就学会坚强好了，可是只有在这样的日子，有关妈妈的一切才会侵袭心内那一角的柔软¡¡

斯未寓找到方星辽的时候，她躺在沙子上，仰望着天空，眼泪不受控制地滚过眼眶，一滴滴掉进冰凉的沙子里。

帐篷搭建完毕的斯未寓看着这样子的方星辽，心里某个地方突然有些柔软，蹲下来，高大的身子在她脸上方挡住那些星光，用少有的轻声问道："受伤了？哪里痛……"

她神情恍惚地看着他，被泪水浸泡的双眼竟看不清楚眼前的人，只是觉得那么熟悉，轮廓、声音，还有µµ的薄荷香水的味道。

"呵呵，做了个¡¡伤心的梦。"她摸着脸上还未干涸的泪痕，对那个梦还残存着记忆。

"梦？"斯未寓注视了方星辽一会，才把头转到一边，"如果是会让人流泪的梦，那就不要再记起好了！"

不要再记起，做得到吗？方星辽看了看表情怪异的斯未寓，他是在关心自己吗？只是这样的方式还真让人哭笑不得。

"去游泳吧！"斯未寓似乎不太适应这样的尴尬气氛，起身向海边走去。

"嗯？"被突如其来的话语惊到，方星辽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发出邀请的家伙，直到他被海水淹过腰间，才缓过神来。

斯未寓居然叫自己和他一起去游泳，好歹自己也是女的，难道这家伙没有一点自觉吗？看着越游越远，偶尔会潜下水面半天才浮上来身影，方星辽叹了口气，不知是不是感觉到岸上有人注视，他回过头了，但仅仅是看了一眼依旧纹丝不动的方星辽，也没再发出邀请便又继续向别的地方游去了。

今天是甄选的第二天，上午发布昨天女生被选中的名单，KAS十人中无一人入选。下午三点进行男生的挑选。助理之前发的资料上说，乔泰克的游戏海报，女生形象是复仇女神尼弥希斯和幽冥女神赫卡特，男生形象是半兽人牧神潘、毁坏神卡尔和死神塔那托斯，在她

看来，全部都是暴戾之神的形象，一定很难，毕竟拍摄的功底不是会唱几首歌、人气好一点就能完成的。

不知为何，她突然想到那个叫奥丝莉的女孩。昨天在游泳池旁，如果她没有猜错，这个女孩在相机前所扮演的应该是潘多À。严格的说，潘多À不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她只是被宙斯命令众神做出来的近乎完美的少女，她嫁给宙斯让她嫁的人，打开装满这世上所有灾难的盒子，却把希望关在了盒子里面。

对一个小孩来说，要表现出那种破坏掉一切的邪恶，也许真的不容易。

正想着，她突然看到奥丝莉穿着粉红色的花边公主裙，从二楼的扶梯走下来，头上缠着白色的绷带。她身后跟着的工作人员表情难看，工作人员走到昨天那个摄影师面前，叽里咕噜地说了些什么，摄影师的脸也跟着沉了下来。估计是说些受伤不能拍照的话吧。

不过，她怎么受伤了呀?

方星辽看着躲在角落里的奥丝莉，没有了昨日的蛮横倒显得可爱乖巧了不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每天要做着大人的工作，那过早的压力和头上的伤让她看起来更楚楚可怜了几分。

看着她正一脸无辜地望着自己，方星辽决定不计前嫌，双手插着裤袋大步走向奥丝莉，想要开口问她头痛不痛，但想到两人之间的语言障°，所以摸了摸自己的头，又指指她，再做了个痛苦的表情。

奥丝莉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用中文清晰地说：“笨蛋。”

“你会中文？”方星辽很吃?，一时激动得抓住奥丝莉纤细的手想表示友好。

“What are you doing? That hurt!”奥丝莉尖叫着，身体挣扎着后退。

“你在说什么？你刚才不是会说中文么？”方星辽没有料到奥丝莉会有如此大的反应，一时慌了神，不知该如何是好。

“放手啦，你想扭断我的手吗？我要报警，告你虐待儿童，我还没到十四岁！”

“我没有，我只是想和你表示一下友好而已！”方星辽急着想解释。

“你欺负我！你欺负我！”奥丝莉大声喊着。

工作人员闻声而来，强行扯开两人。不远处，已¾有几个长期蹲守在这里的记者架起了相机准备抢新闻。工作人员跟奥丝莉用英语沟通之后，一名工作人员冲过来推了方星辽一下。方星辽想忍，但身体的本能反应，让她虚晃一式，绕到他的身后，一个锁臂就将他制服，方星辽练的是花È绣腿，虽然身体灵活稍胜一筹，但两人的力量太悬殊了，所以僵持片刻，她的锁臂就被破招，自己反而像小鸡一样被拎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制作助理丁敏看到这一幕，连忙赶过来，看见被拎起来的方星辽，不由Å眉横挑，“怎么又是你！”

丁敏跟那群工作人员叽里呱啦一会，她的脸越来越臭，说了好半天，那个工作人员才把方星辽扔到地上。

一群人离开前，奥丝莉似乎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可怜，用极其戏谑的眼神看着方星辽，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笨蛋！”

丁敏环抱双臂，冷笑着说：“你——策动选手造反、睡海滩还不够，现在还居然给我惹事惹到制作方去了！方星辽，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从现在起，你自动隐身，等回到电视台，我会把你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听好，是每一件事，都会向上汇报的，你就等着写退赛申请吧！哼！”

退赛？！

想着奥丝莉傲慢的眼神，方星辽懊恼不已，果然，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这趟秋海之旅，真是糟糕透了。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5）

3

海，很静，如同寂静的夜。

月亮屏住呼吸，一眨不眨地盯着地面上缓慢移动的白色身影。从酒店的大门一路走到海边，在有水漫过的地方躺一会儿，然后向前爬行，慢慢爬到有三个一模一样帐篷的地方，白影顿了顿，像是在做选择题，最后，选了中间的帐篷爬了进去。

方星辽突然从角落冲出来，紧紧抱住白影，抽出早就准备好的塑料绳子，一连缠了三四道，然后把“他”扔到月光下。

仔细一看，天啦，居然是白天那个小鬼孩——奥丝莉！

这个坏小孩，先是说她非礼，接着又装可怜Æ她，现在居然还深夜来偷袭！幸好自己一直没睡着，不然估计又没好事！

“我跟你有仇吗？你摔倒那天，我是给你当肉垫好吧！今天也不过是想对你表示友好吧！你到底想要干吗，居然还深夜装鬼吓人！”

奥丝莉被绑着，头发披散着盖住惨白的脸颊，全身湿漉漉的，就像是海里爬出来的水鬼，即使知道她是人，但仍觉得很阴É。

但奇怪的是，被方星辽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奥丝莉竟然用一种很纯真的眼神看着她，是那种像鹿，更接近婴儿的无辜眼神。

看着奥丝莉这样的眼神，方星辽居然鬼使神差地觉得，Ô来一切都是误会。她心里满是歉意地看向奥丝莉，伸手过去给她松绑。

总觉得还是有些地方不对劲，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就在方星辽解开塑料绳之时，奥丝莉突然对准方星辽的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比起手背上的痛疼，奥丝莉凶暴的眼神更让她觉得心惊肉跳。

想用更温柔的方法让奥丝莉松口，但在那之前，方星辽手背上的肉一定会被她先咬下一块的，为求自保，方星辽也只好伸手捏住奥丝莉的下巴，迫使她因为下巴的疼痛，而张大嘴巴。

手背上是一圈深深的牙齿，痛自然是不用说。但方星辽看一眼奥丝莉，却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她的嘴角挂着鲜血，连洁白的牙齿都变得鲜红。可是，眼神竟然是那么茫然、无助、惊慌、失措¡¡

奥丝莉抚摸着自己的牙齿，再看看自己手指上的血迹，眼泪迅速积满美丽的眼眶，她颤抖着嘴唇，好像很害怕一般，良久，才说出几个字："是我做的吗？"

眼泪，像珍珠一般流了下来，突然间，她又变得癫狂起来，大笑着转身冲出帐篷冲向大海边的树林。

这就是所有不对劲的来源——两个奥丝莉，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虽然这话听起来那么荒谬，但也许它就是事实。

方星辽没有多想，拔腿追了上去。

奥丝莉身材纤瘦，在树林里跑起来相当灵活，好在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在月光下比较显眼，但越往树林的深处追，茂密的树叶遮挡住越来越弱的光线，那种彻彻底底的黑暗，让人连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方星辽怕自己迷失方向，于是把塑料绳拆成好几条细绳子，沿途做了三四个记号。在还能看见一些光亮的地方停下来，她把口袋里最后一根绳子绑上，打结的地方指明出口的方向。最后一条绳子也用了，她不敢再往深处走，对着树林深处，摇曳的鬼魅树影，她圈着嘴巴，大喊声："奥丝莉！"

声音回荡了很久，似乎传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是却没有人回应。

"奥丝莉！"

正前方，突然有些动静，接着传来奥丝莉惶恐的尖叫声，方星辽看了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犹豫了一下，还是凭着本能跑了过去。

虽然看不见，但仿佛能感觉到奥丝莉的气息就在她的前方，她放慢脚步摸索着，终于，她摸到了奥丝莉的手臂。

“太好了，找到你了，我们回¡¡”

话没说完，就被一股力量推开，紧接着她的脚底一空，身体向有一定深度的地方摔了下去。伴着奥丝莉得逞的笑声，“砰”的一声，她摔到了洞底。

这可能是猎人用来捕猎用的陷阱，也可能是普通的废坑，因为可能性太多了，她更加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一不小心触动了什么机关。

头顶，风刮着树叶的声音，在漆黑中非常诡异。

奥丝莉的声音从上方传下来，听起来有些空旷：“那个笨蛋奥丝莉只是想来向你道歉。可是你差点弄断我的手，我要对你做出惩罚！”

“我误会了她，是我的错！但是，说我非礼你，还有陷害我，都是你故意的吧！”

“是又怎么样！”奥丝莉任性地嚷着，“我就是讨厌你，讨厌！讨厌！”

头顶，传来了一些声音，似乎是有人在拼命跺脚。

方星辽心里一紧，连忙开口喊道：“行了，知道你讨厌我了，别跺脚了。”她叹了口气，摸着潮湿的沿壁暗忖，然后又说，“我在沿途的树上绑了绳子，你按绳结指的方向走，去树林外找人来帮忙！”

“不！我才不要，我让你被怪物吃掉！”奥丝莉阴阳怪气地叫着，学着电视里看?的怪兽的声音。

树林里黑漆漆的，Ô本就很怵人，奥丝莉的怪叫声更是让人后背发凉，可能是太恐怖了，所以连她自己都害怕起来。

“我，我现在不管你了，我要回去，洗香香的澡，在柔软的大床上睡觉，你就在这里等吧！不会有人救你的。”

洞口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方星辽不知为何松了口气，放松了神¾，手背上的咬伤却开始痛了起来。

“她的牙还真利。”她悻悻道。

现在，只能期待还有人没遗忘她，或许，像奥丝莉说的，会有怪物出现，但怎么都好，不是鬼就行。

正想着，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从头顶传来，接着是“砰”的一声。

“奥丝莉来救你。”黑暗中，是怯生生的声音。

方星辽一惊，连忙伸手四处探，触到软绵绵的身体，便往怀里一揽，关切地问：“有没有摔伤？”

“笨蛋奥丝莉，我的屁股摔成四瓣了！”小绵羊又变成了暴躁的大灰狼。

方星辽顺势就用手臂将她纤细的脖子一勒，佯装凶狠地说：“啊哈，你终于掉下来了，刚刚在上面很得意哦？”

“讨厌鬼！就会欺负小孩。”

“你是普通的小孩吗？你杀伤力超强的！连摄影师都拿你没辙，不是吗？”

“¡¡”奥丝莉沉默了下来。

好久之后，黑暗中才听到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你觉得潘多À是坏女人吗？”

“你觉得她不坏？”

“她只是打开了那个盒子，她并不知道那是不能打开的。”

潘多À只是一个被宙斯造出来的美丽少女，宙斯要潘多À去监视她的丈夫，而丈夫的哥哥则交待她千万不能打开宙斯送的盒子。潘多À有着孩子般的好奇天性，所以忍不住打开盒子，但是那里面没有想象中的糖果和玩具，却是瘟疫和灾难，被吓坏的潘多À连忙关上它，却不知道自己无心中把盒底最后一件东西——希望，永远地关了起来。

Ô来奥丝莉始终觉得潘多À不是个坏女人，所以无法在摄影师保罗的镜头下，摆出对方想要的表情，已¾严重影响了拍摄的进度，加上她受伤，已¾

让拍摄完全停了下来，保罗很生气，对工作人员说要取消奥丝莉的参选资格。

方星辽摸着下巴思考，虽然看不见，但她也能想象到，此时的奥丝莉一定是满脸沮丧，不管是那个善良的奥丝莉，还是那个有着残暴因子的奥丝莉，都不想被否定，¾过周赛时的Å神鼓舞对决，她比Ë都了解这种痛恨自己能力不足的心情。

也许，她可能帮到奥丝莉也说不定，脑子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奥丝莉，如果我可以帮你说服保罗，你能不能答应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奥丝莉提高声调，似乎在警惕着些什么。

方星辽笑着拍拍她的头，说：“如果我成功了，你答应我对小奥好一点，不要再骂她是笨蛋了。”小奥，是她为另一个奥丝莉取的名字。

“你相信，她是存在的？”奥丝莉的声音颤抖着问，她曾¾听到母亲跟父亲说她生病了，是人格分裂型精神狂躁症。

她向母亲解释，说另一个奥丝莉是存在的，但母亲不相信，所有人都不信。慢慢的，她开始讨厌那个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奥丝莉，命令后者不许在白天出来，于是到了晚上，另一个奥丝莉就会跑出来，孤零零的一个人玩。

“我相信。”方星辽说得很坦然。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类似小奥的人格，因为不满现状而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自己，有着截然相反的个性，或多或少影响着生活。只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渐渐学会了掩饰，戴上了厚厚的面具，把小奥藏到心中最深的地方，禁锢起来。

总有一天，奥丝莉也会慢慢长大，时间会蒙住她的眼睛、耳朵与那颗曾¾单纯无比的心，走入成人的世界之后，她将再也

看不见小奥，这就像是成人永远听不见那些青色精灵唱给少年听的歌谣一般。

奥丝莉，慢点长大吧，用小奥的眼睛多看一眼这个世界，这个美丽的世界。

怀中的柔软让方星辽不禁母爱泛滥，将她紧紧抱住。

曾几何时，她也有过被人温暖拥入怀中的渴望。如果不能被拥抱，那么张开手臂去拥抱他人，同样可以感觉到温暖与幸福，不是吗?

洞口之外，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空中似乎盘旋着萤火虫般的青绿色光芒，像星星，更像是青色的精灵，它们在黑暗中飞行，连着一条细长的线，泛着光，越发向树林的深处去了。

“沙沙——哗哗——沙沙——哗哗——”

耳边轻轻撩拨的，似乎是精灵的歌谣。

天刚亮，酒店门口就乱作一团，乌压压的人头攒动，似乎是出了什么乱子。消息灵通的一些记者已¾早早地蹲守在了酒店门口，只是苦于被保安拦着，不能进入。

跟丁敏说完话的祈雪声，转身跑进搭在海滩上最中间的帐篷，确定方星辽不在后，又神情紧张地冲进另一顶帐篷。

“喂，快点起来，我们有大麻烦了！”

斯未寓用被子埋住头，动也不动，一副未完全睡醒被人打扰的郁结表情。

“方星辽和来参加选拔乔泰克的那个小模特不见了。”祈雪声正色道，“现在，KAS所有人被禁止离开酒店，因为乔泰克怀疑方星辽绑架了奥丝莉。她们昨天下午发生了争执。乔泰克方面公开宣布，如果十二小时内找不到奥丝莉，会通知媒体曝光，并且交由警方处理，到时候媒体会蜂拥而至。”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6）

“失踪？绑架？”那句“方星辽不见了”让斯未寓终于从睡梦中彻底清醒，这个死丫头，就不能让他有一天安心吗？昨天听说了面试中发生的不愉快本想去找她，但发现自己最近似乎太爱管闲事了，于是压制住这股冲动，结果，还是逃不掉：“距离失踪已¾过了多久？”

“从助理发现奥丝莉不见开始，已¾有近三个小时了。”

距离十二小时的期限还有时间，但是根本支持不了多久，酒店附近可搜救的范围实在太大了，宽阔的海域、幽深的树林和环山的公路到处是藏匿之处。因为不能排除两人是发生意外，所以很快会求援直升机和海面搜救队。人多嘴杂，消息很快就能传到那些Ô本就对乔泰克和KAS这次海报甄选高度敏感的记者耳中。

KAS选秀节目的参赛者，绑架乔泰克的海报模特！相信媒体会非常喜欢这个惊爆的话题。

初步可以预见的后果是，选秀节目收视率上升、满意度下降，涉案人员全部引咎或退赛，事情还不会就此结束，违约金、赔偿金、诉讼官司¡¡由此带来的恶性Ñ环和负面影响之大，是不堪想象的。

斯未寓把所有的后果想了一遍，但这一切似乎在此刻比不上更重要的一点，她到底在哪？发生了什么事情？压制住内心的烦躁，把衫衬往身上一套，连扣子都来不及扣好，斯未寓就冲出帐篷，祈雪声跟在他身后。

这时，沙滩上已¾有三组人马，准备分别从海面、公路和树林先行搜索。斯未寓心里很清楚，如果这一次找不到人的话，乔泰克会马上向专业搜救队求援，那就意味着无孔不入的记者们，很快就会知道消息。

“你跟他们进树林，提醒搜救队留意观察树上和地上有没有什么记号，注意坑洞、陷阱。另外，如果找到时她们昏迷或无法动弹，不要贸然移动，先检查有没有脖颈和脊椎处的致命伤，再通知专业医师到场。”斯未寓向祈雪声做一番叮嘱，自己则朝准备开船的海面搜救队跑去。

应该不会在公路上，方星辽不可能绑架奥丝莉潜逃，他更担心她会出意外。现在，她可能正无助地躺在树林深处，或已¾沉沉坠入海底做了水鬼。

就在众人为了找寻奥丝莉和方星辽人仰马·时，坑洞里的两人正忙得不亦乐乎。

“小心，脚往左边，左边¡¡现在往右边踩，右，不，是左边，踩左边¡¡啊！”奥丝莉尖叫着闪到一边，才免去被摔下来的方星辽压成肉垫的悲惨命运。

“这，这个方法不行。”方星辽痛得直龇牙。

壁沿潮湿，内嵌的石头不是太松就是太滑，方星辽连摔三次，感觉全身都要散架了。她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慢吞吞地爬起来，盯着瘦削的奥丝莉看了好一阵，突然击掌，似乎是做了重要的决定：“我扔你上去。”

这是最好的方法，奥丝莉上去之后，可以顺着绳结走出树林，到时就可以找到人来救她，只不过，她好久没用过那一招了，可能有点生疏。

“是¡¡开玩笑的吧？”奥丝莉惊慌地向后退，因为方星辽认真的表情，奥丝莉说话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你要尽量把身子蜷缩起来，抱住头，以我的力道应该只能把你扔出洞口边缘，你移动时要注意，不然很容易掉下来。”说话的同时，她一个箭步冲上去，架着奥丝莉的双腋将其举到和自己齐眉的位置，重心放在右脚，左脚À出¹弯，力量集中在手

臂，以右脚为中心点，快速旋转两个圈，像扔铁盘一样向空中用尽全力一甩。

“啊——啊——”奥丝莉尖叫着被抛到空中，紧紧地蜷着身体，抱住脑袋，闭着眼睛等身体降落。

一定会很痛，一定会摔死！奥丝莉在心里哀号，但是，除了升空时耳边呼啸而过的风有点怵人外，她感觉不到其他，因为她掉下的地方居然是¡¡软的。

“奥丝莉？”

“是奥丝莉！”

“终于找到你了！”

熟悉的英语，嘈杂的人声，突然聚拢的阴影，当然，还有她身下那个呻吟着开始动弹的，呃，肉垫。

Ô来，她被方星辽用怪力抛出洞口时，乔泰克的搜救队，也已¾Ñ着方星辽昨晚绑的绳结找到坑洞，一名工作人员正想探头察看洞内的情况，就被突然飞出来的奥丝莉砸到。

“奥丝莉，奥丝莉！你安全着落了吗？”还不知道地面情况的方星辽，圈着双手大喊。

工作人员听到声音，连忙用英文问奥丝莉，洞里的是不是绑架犯？

绑架犯？她摇摇头，用英文说：“她是恐怖分子。”顿了顿，微笑着又说，“但是，她救了我。”

误会解除，各搜救队收到无线电通知，结束寻找，全部撤回。方星辽走在被众?簇拥的奥丝莉身后，走出树林时，一直跟在后面默不做声的祈雪声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还有一个麻烦没解决，你最好现在立刻赶去海边。”

方星辽没听懂话中的意思，只是出于好奇而跑向海边。当她走到海滩上时，看到斯未寓从搜救船上跳下来，他是船上唯一一个没有穿

救护背心的人，全身湿透了，白色的衬衫变成性感无比的透视装，亲密地紧贴肌肤。他仿佛传说中的海神，带着几分神秘，眉眼中透着几分疲倦。

忽然，他四下张望了下，把目光锁定在她的方向，紧接着，就猛冲了过来。

近了，还差十步、八步、五步、三步¡¡她看着越来越近的身影，有了不好的预感。

斯未寓冲到方星辽面前时并没有停，横出手臂像打橄榄球般，将她的身体撞倒后，大手撑住她的耳侧，另一只手紧握成È，向她的脸上挥去。

第三章 秋海，奥丝莉与潘多拉（7）

方星辽没有反抗，她闭上眼睛，等了半天，却没有感觉到想象中的痛疼，不禁好奇地眯起一只眼睛偷看。那只È头就在离她鼻尖很近的地方，慢慢地展开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很麻烦！”熟悉的冷漠从紧抿的唇间吐出，看起来极其不耐烦的神情，“为避免麻烦，以后最好不要给我四处乱跑！”

“我没有¡¡”方星辽抬头想解释，却看到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除了恼Å好像还有担心，刚想仔细看清楚却又一闪而过，应该是看错了吧？方星辽自我安慰地耸耸肩，乖乖地跟在一脸冷漠的斯未寓身后向帐篷走去。

女生的甄选拍摄如期进行。此时的保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叫奥丝莉的女孩，穿着白色亚麻笼裙，扎着两束染成黑色的长辫，戴着白色的小花，脸上化着裸妆，甚至还在鼻梁处点了µµ的雀斑。

他想大声骂人，说那不是潘多À，但是随后的»面让他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跟着KAS的队伍来秋海、第一天就跟奥丝莉发生争执、后来还被怀疑成绑架犯的中国“男孩”，此刻俨然成了奥丝莉这场表演中的重要角色。

“他”并没有遵守KAS和乔泰克之间那个拍摄对象必须更换发色和瞳色的口头Ð定。

微黄的肤色在月白亚麻袍的衬映下，泛着迷蒙的光泽，缠绵的黑色发梢，带着极具东方感的神秘气质，紧贴住秀弱纤长的颈，清瘦的肩让人不由自主地心悸。

在纯白的背景墙下，“他”缓缓地走向奥丝莉，像情人般与她依偎相拥。最后“少年”跪倒在地，双臂毫无生气地垂落身侧，奥丝莉把脸

从“少年”流下鲜血的颈部移开，面向保罗。

纯白的裙袍对比流血的唇角，因为天性而不自觉杀死恋人的少女双眼之中的震惊、恐惧、矛盾、绝望，最后转化成近于癫狂的眼神。

保罗手中的相机，不受控制地对准这令人震憾的一幕，拼命地抢拍，生怕漏掉一个»面。此时，已¾不需要任何言语的解释，摄影师的本能已¾对奥丝莉的诠释做出了回答。

任何事情都有天性，那是一种难以打败的宿命。

败给天性的潘多À，被绝望掩盖住眼底的纯真，彻底坠落于邪恶的深渊，背负痛苦永世不得超生，这是她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属于她的最后一丝善良。

这样的少女，就是潘多À。

奥丝莉，成功了。